明儒學案

卷三十四至三十六

泰州學案

04-13
486
9

波 29 9

東京大學 總合圖書館

門口 13 486 9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 莫晉寶齋 校刊
莫階芝庭

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羅汝芳字惟德號近溪江西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知太湖縣擢刑部主事出守寧國府以講會鄉約爲治丁憂起復江陵問山中功課先生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守東昌遷雲南副使悉修境內水利葬人掠迤西迤西告急先生下教六宣慰使滅葬分其地葬人恐乞降轉參政萬歷五年進表講學於廣慧寺朝士多從之者江陵惡焉給事中周良寅劾其事畢不行潛住京師遂勒令致仕歸與門人走安城下劒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所至弟子滿座而未

嘗以師席自居。十六年。從姑山崩大風拔木。刻期以九月朔觀化。諸生請留一日。明日午刻。乃卒。年七十四。少時讀薛文清語謂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決志行之。閉關臨田寺。置水鏡几上。對之默坐。使心與水鏡無二。久之而病心火。偶過僧寺。見有楊急救心火者。以爲名醫。訪之。則聚徒而講學者也。先生從衆中聽良久。喜曰。此眞能救吾心火。問之。爲顏山農。山農者。名鈞。吉安人也。得泰州心齋之傳。先生自述其不動心於生死得失之故。山農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先生曰。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先生時如大夢得醒。明日五鼓。即往納拜。稱弟子。盡受其學。山農謂先生曰。此後子病當自愈。舉業當自工。科第當自致。不然者。非吾弟子也。已而先生病果愈。其後山農以事繫詔獄。先生盡鬻田產脫之。侍養獄中六年。不赴廷試。先生歸田後。身已老。山農至。先生不離左右。一茗一果。必親進之。諸孫以爲勞。先生曰。吾師非汝輩所能事也。楚人胡宗正。故先生舉業弟子。已聞其有得於易。反北面之。宗正曰。伏羲平地畫此一畫。何也。先生累呈註腳。宗正不孝。三月而後得其傳。嘗苦格物之論不一。錯綜者久之。一日而釋然。謂大學之道。必在先知。能先知之。則盡大學一書無非是此物事。盡大學一書物事無非是此本末終始。無非是古聖六經之嘉言善行。格之爲義。是即所謂法程。而吾儕學爲大人之妙術也。夜趨其父錦臥榻陳之。父曰。然。則經傳不分乎。曰。大

學在禮記中。本是一篇文字。初則概而舉之。繼則詳而實之。總是愼選至善之格言。明定至大之學術耳。父溪然之。又嘗過臨清。劇病。恍忽見老人謂之曰。君自有生以來。觸而氣每不動。勘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心之錮疾也。先生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豈病乎。老人曰。人之心體。出自天常。隨物感遍。原無定執。君以夙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先生驚起。叩首流汗如雨。從此執念漸消。血脈循軌。先生十有五而定志於張洵水。二十六而正學於山農。三十四而悟易於胡生。四十六而證道於泰山丈人。七十而問心於武夷先生。先生之學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爲的。以天地萬物同體。徹形骸忘物我。爲大。此理生生不息。不須把持。不須接續。當下渾淪順適。工夫難得湊泊。卽以不屑湊泊爲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爲胸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無之非是。學人不省。妄以澄然湛然爲心之本體。沉滯胸膈。留戀景光。是爲鬼窟活計。非天明也。論者謂龍溪筆勝舌。近溪舌勝筆。微談劇論。所觸若春行雷動。雖素不識學之人。俄頃之間。能令其心地開明。逈在眼前。一洗理學膚淺套括之氣。當下便有受用。顧未有如先生者也。然所謂渾淪順適者。正是佛法一切現成。所謂鬼窟活計者。亦是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之呵。不落義理。不落想像。先生眞得祖師禪之精者。蓋生生之機。洋溢天地間。是其流行之體也。至流行而至畫一。有川流。便有敦化。故儒者於流行見其畫一。方謂之知性。若徒見氣機之鼓盪。而玩弄不已。猶在陰陽邊事。先生未免有一間之未達也。夫儒釋之辨。眞在毫釐。今言其偏於內而

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又言其只是自私自利。又言只消在迹上斷。終是判斷不下。以愚論之。此流行之體。儒者悟得。釋氏亦悟得。然悟此之後。復大有事。始究竟得流行。今觀流行之中。何以不散漫無紀。何以萬殊而一本。主宰歷然。釋氏更不滾造。則其流行者亦歸之野馬塵埃之聚散而已。故吾謂釋氏是學焉而未至者也。其所見固未嘗有差。蓋離流行亦無所爲主宰耳。若以先生近禪。并棄其說。則是俗學之見。去聖亦遠矣。許敬菴言先生大而無統。博而未純。已深中其病也。王塘南言先生蚤歲於釋典元宗無不探討。緇流羽客。延納弗拒。人所共知。而不知其取長棄短。迄有定裁。會語出晚年者。一本諸大學孝弟慈之旨。絕口不及二氏。其孫懷智嘗閱中峯廣錄。先生輒命屏去。曰。禪家之說。最令人躲閃。一入其中。如落陷阱。更能轉頭出來復歸聖學者。百無一二。可謂知先生之長矣。楊止菴士習疏云。羅汝芳師事顏鈞。談理學。師事胡清虛。即宗正談燒煉。採取飛昇。師僧元覺。談因果。單傳直指。其守寧國。集諸生會文講學。令訟者跡跌公庭。斂目觀心。用庫藏充餽遺。歸者如市。其在東昌雲南。置印公堂。胥吏雜用。歸來請託煩數。取厭有司。每見士大夫。輒言三十三天。憑指箕仙。稱呂純陽自終南寄書。其子從丹師死於廣。乃言日在左山。其誕妄如此。此則賓客雜沓。流傳錯誤。毀譽失眞。不足以掩先生之好學也。

近溪語錄

問今時談學皆有個宗旨、而先生獨無、自我細細看來、則似無而有似有而無也、羅子曰、如何似無而有、曰先生隨言對答、多歸之赤子之心、曰如何似有而無、曰纔說赤子之心、便說不慮不學、却不是似有而無茫然莫可措手耶、曰吾子亦善於形容矣、其實不然、我今問子初生亦是赤子否、曰然、曰初生既是赤子、難說今日此身、不是赤子長成、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然、曰即此問答、用學慮否、曰不用、曰如此則宗旨確有矣、曰若只是我問你答、隨口應聲個個皆然、時時如是、雖至白首終同、凡夫安望有道可得耶、曰其端只在能自信從、其機則始於善自覺悟、虞廷言道原說其心惟微、而所示工夫却要惟精惟一、有精妙的工夫、方入得微妙的心體、曰赤子之心、如何用

工。曰心爲身主。身爲神舍。身心二端原樂於會合。苦於支離。故赤子孩提。欣欣長是歡笑。蓋其時身心猶相凝聚。及少少長成。心思雜亂。便愁苦難當。世人於此。隨俗習非。往往馳求外物。以圖安樂。不思外求愈多。中懷愈苦。老死不可回頭。惟是有根器的人。自然會尋轉路。曉夜皇皇。或聽好人半句言語。或見古先一段訓詞。憬然有個悟處。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此身渾是赤子。赤子渾解知能。知能本非學慮。至是精神自來體貼。方寸頓覺虛明。天心道脈。信爲潔淨精微也已。曰此後却又如何用工。曰吾子只患不到此處。莫患此後工夫。請看慈母之字嬰兒。調停斟酌。不知其然而然矣。○問學問有個宗旨方好用工。請指示。曰中庸性道首之天命。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又曰聖希天。夫天則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聖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也。欲求希聖希天。不尋思自己有甚東西。可與他打得對同不差毫髮。却如何希得他。天初生我只是個赤子。赤子之心。渾然天理。細看其知不必慮。能不必學。果然與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的體段。渾然打得對同過。然則聖人之爲聖人。只是把自己不慮不學的見在對同莫爲莫致的源頭。久久便自然成個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的聖人也。赤子出胎。最初啼叫一聲。想其叫時。只是愛戀母親懷抱。却指著這個愛根而名爲仁。推充這個愛根以來做人。合而言之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若做人的常是親親。則愛滾而其氣自和。氣和而其容自婉。一些不忍惡人。一些不敢慢人。所以時時中庸。其氣象出之自然。其功化成之渾然也。○問吾人在世不免身家爲累。所以難於爲學。曰却倒說了。不知吾人只因以學爲難。所以累於身家爾。即如

纔歌三十六宮都是春。夫天道必有陰陽。人世必有順逆。今曰三十六宮都是春。則天道可化陰而爲陽。人世獨不可化逆而爲順耶。此非不近人情有所勉強於其間也。吾人只能專力於學。則精神自然出拔。物累自然輕渺。莫說些小得失憂喜毀譽榮枯。卽生死臨前。且結纓易簀曳杖逍遙也。○問臨事輒至倉皇。心中更不得安貼靜定。多因養之未至。故如是耳。曰此養之不得其法使然。因先時預有個要靜定之主意。後面事來多合他不著。以致相違相競。故臨時衝動不寧也。曰靜定之意。如何不要。孟子亦說不動心。曰心則可不動。若只意思作主。如何能得不動。孟子是以心當事。今却以主意去當事。以主意爲心。則雖養百千萬年。終是要動也。○問善念多爲雜念所勝。又見人不如意。纍發不平。事已輒生悔恨。不知何以對治。曰譬之天下路徑。不免灘瀨縱橫。善推車者。輪轅迅飛。則塊磊不能爲礙。善操舟者。篙槳方便。則灘瀨不能爲阻。所云雜念忿怒。皆是說前日後日事也。工夫緊要只論目前。今且說此時相對。中心念頭果是何如。曰若論此時。則恭敬安和。只在專志聽教。一毫雜念也不生。曰吾子旣已見得此時心體有如是好處。却果信得透徹否。大衆忻然起曰。據此時心體的確可以爲聖爲賢。而無難事也。曰諸君目前各各奮躍。此正是車輪轉處。亦是槳勢快處。更愁有甚麼崎嶇。可以阻得你。有甚灘瀨。可以滯得你。況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此個槳極爲易搖。而王道蕩蕩平。終身由之。絕無崎嶇灘瀨也。故自黃中通理。便到暢四肢發事業。自可欲之善。便到大而化聖而神。今古一路學脈。眞是簡

易直截眞是快活方便奈何天下推車者曰數千百人未聞以
崎嶇而迴轍行舟者曰數千百人未聞以灘瀨而停棹而吾學
聖賢者則車未曾推而預愁崎嶇之阻舟未曾發而先懼灘瀨
之橫此豈路之阨於吾人哉抑果吾人之自阨也○問吾人心
與天地相通只因有我之私便不能合曰若論天地之德雖有
我亦隔他不得曰如何隔不得曰即有我之中亦莫非天地生
機之所貫徹但謂自家愚蠢而不知之則可若謂他曾隔斷得
天地生機則不可曰極惡之人雷霆且擊之難說與天不隔曰
雷擊之時其人驚否曰驚曰痛曰驚是孰爲之驚痛是孰爲之痛然則雷能擊死其人而不能擊死其人
之驚與痛之天也已○一友每常用工閉目觀心羅子問之曰
君今相對見得心中何如曰炯炯然也但常恐不能保守奈何
曰且莫論保守只恐或未是爾曰此處更無虛假安得不是且
大衆俱在此坐而中炯炯至此未之有改也羅子謂天性之知
不容昧但能盡心求之明覺通透其機自顯而無蔽矣是故聖
賢之學本之赤子之心以爲根源又徵諸庶人之心以爲日用
若坐下心中炯炯却赤子原未帶來而與大衆亦不一般也吾
人有生有死我與老丈存日無多須知炯炯渾非天性而出自
人爲今日天人之分便是將來神鬼之關也今在生前能以天
明爲明則言動條暢意氣舒展此至殁身不爲神者無幾若今
不以天明爲明只沉滯襟膈留戀景光幽陰既久歿不爲鬼者
亦無幾矣其友蘧然曰怪得近來用工若日中放過處多則夜
臥夢魂自在若日中光顯太盈則夢魂紛亂顛倒令人不堪非
遇先生幾枉此生矣○問用工思慮起滅不得寧貼曰非思慮

之不寧由心體之未透也吾人日用思慮雖有萬端而心神止是一個遇萬念以滯思慮則滿腔渾是起滅其功似屬煩苦就一心以宰運化則衆動更無分別又何起滅之可言哉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夫慮以百言此心非無思慮也惟一致以統之則返殊而爲同化感而爲寂渾是妙心更無他物欲求纖毫之思慮亦了不可得也○一友執持懇切久覺過苦求一脫洒工夫曰汝且莫求工夫同在講會隨時臥起再作商量旬日其友躍然曰近覺生意勃勃雖未用力而明白可愛曰汝信得當下卽是工夫否曰亦能信得不知何如可不忘失曰忘與助對汝欲不忘卽必有忘時不追心之既往不逆心之將來任他寬洪活潑眞是水流物生充天機之自然至於恆久不息而無難矣○問別後如何用工曰學問須要平易近情不可著手太重如飡茶淡飯隨時遣日心旣不勞事亦了當久久成熟不覺自然有個悟處蓋此理在日用間原非深遠而工夫次第亦難以急迫而成學能如是雖無速化之妙却有篤求之味也○問某用工致知力行不見有個長進處曰子之致知知個甚的力行行個甚的曰是要此理親切曰如何是理曰某平日說理只事物之所當然便是曰汝要求此理親切却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又不親切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之親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却求理於問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耳凝然聽著汝心炯然想著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也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纔透徹便隨衆欣然如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也曰果是親切曰豈止道理爲

親切哉。如此明辯到底。如此請教不怠。又是致知力行而親切處矣。○問吾儕或言觀心。或言行已。或言博學。或言守靜。先生皆未見許。然則誰人方可以言道耶。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一友率爾曰。豈童子亦能戒慎恐懼耶。羅子曰。茶房到此幾層廳事。衆曰。三層。曰。童子過許多門限階級。不曾打破一個茶甌。其友省悟曰。如此。童子果知戒懼。只是日用不知。羅子難之曰。他若不是知。如何會捧茶。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爲解曰。知有兩樣。童子日用捧茶是一個知。此則不慮而知。其知屬之天也。覺得是知。能捧茶文是一個知。此則以慮而知。其知屬之人也。天之知是順而出之。所謂順則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却是返而求之。所謂逆則成聖成神也。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人能以覺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使渾然爲一。方是睿以通微。神明不測也。○問今若全放下。則與常人何異。曰。無以異也。曰。既無以異。則何以謂之聖學也。曰。聖人者。常人而不自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自明故。即常人而名爲聖人矣。常人本是聖人。因其自昧。故本聖人而卒爲常人矣。○諸友靜坐寂然無譁。將有欲發問者。羅子止之。良久語之曰。當此靜默之時。澄慮反求。如平時躁動。今覺凝定。平時昏昧。今覺虛明。平時怠散。今覺整肅。使此心良知炯炯光徹。則入人坐間。各抱一明鏡於懷中。却請諸子將自己頭面。對鏡觀照。若心事端莊。則如冠裳濟楚。意態自然精明。若念頭塵俗。則蓬頭垢面。不特旁觀者恥笑。而自心惶恐。又何能頃刻安耶。曰。三自反。可是照鏡否。曰。此個鏡子。與生俱生。不待人照。而常自照。人纖毫瞞他不過。故不忠不仁。亦是當初自

已放過自反者反其不應放過而然非曰其始不知後因反已乃知也曰吾儕工夫安能使其常不放過耶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誰冥蓬頭垢面以度朝夕耶○一廣文自敘平生爲學已能知性羅子問君於此時可與聖人一般否曰如此說則不敢曰既知是性豈又與聖人不似一般曰吾性與聖一般此是從赤子胞胎時說若孩提稍有知識已去聖遠矣故吾儕今日只合時時照管本心事事歸依本性久則聖賢乃可希望時方飲茶遜讓羅子執茶甌問曰君言照管歸依俱是恭敬持甌之事今且未見甌面安得遽論持甌恭敬也曰我於甌子也曾見來也曾持來但有時見有時不見有時持有時忘記持不能如聖人之恆常不失耳曰此個性只合把甌子作譬原却不即是甌子則有見有不見而性則無不見也甌子則有持有不持而性則原不待持也不觀中庸說率性謂道道不可須臾離今云見持不得恆常則是可以離矣曰此性各在當人稍有識者誰不能知況用功於此者乎曰君言知性如是之易此性之所以難知也嘗子之論知性必先之以盡心苟心不能盡則性不可知也知性則知天故天未泯知則性亦不可爲知也君試反而思之前日工夫果能既竭其心思乎今時受用果能知天地之化育乎若果知時便骨肉皮毛渾身透亮河山草樹大地回春安有見不能常持不能久之弊苟仍是舊日境界我知其必然未曾知也廣文沉思未有以應童子捧茶方至羅子指而謂一友曰君自視與童子何如曰信得更無兩樣頃之復問曰不知君此時何所用工曰此時覺心中光明無有沾滯曰君前云與捧茶童子一般說得儘是今云

心中光明。又自己翻帳也。友遽然曰。金無翻帳。曰。童子見在。請君問他心中有此光景否。若無此光景則分明與君兩樣。廣文曰。不識先生心中工夫却是如何。曰。我的心也無個中也無個外。所用工夫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只是童子獻茶來時隨衆起而受之。從容啜畢童子來接時隨衆付而與之。君必以心相求。則此無非是心。以工夫相求。則此無非是工夫。若以聖賢格言相求。則此亦可說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也。廣文怳然自失。○廣文再過訪自述近得個悟頭甚是透徹。羅子問其詳。對曰。向時見未眞確每云自己心性。時得時失。中無定主。工夫安能純一。殊不知耳目口鼻心思。天生五官職司一樣。試說吾此耳此目終日應接事物。誰曾一時無耳目哉。耳目既然。則終日應接事物。又誰曾一時無心思哉。耳目心思既皆常在。則內外主宰已定。而自己工夫豈不漸漸純熟而安全也哉。羅子笑曰。此悟雖妙。恐終久自生疑障。廣文不服。羅子曰。今子悟性固常在。獨不思善則性在時爲之。而不善亦性在時爲之也。以當在而主張性宗。是又安得謂性善耶。廣文自失。問將奈何。曰。是不難。蓋常在者性之眞體。而爲善爲不善者性之浮用。體則足以運用。用不能以遷體也。試思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其千變萬化於前者。能保其無美惡哉。是則心思之善不善也。然均聽之。均視之。一一更均明曉而辨別之。是則心思之能事。性天之至善。而終日終身更非物感之可變遷者也。廣文曰。先生之悟小子也。是死而復生之矣。○羅子令太湖。講性命之學。其推官以爲迂也。直指慮囚。推官與羅子侍。推官斬羅子於直指曰。羅令道學先生也。直指顧羅子曰。今看此臨刑之人。道學作如何講

羅子對曰他們平素不識學問所以致有今日但吾輩平素講學又正好不及他今日直指詰之曰如何不及曰吾輩平時講學多為性命之談然亦虛虛談過何曾眞切為著性命試看他們臨刑往日種種所為到此都用不著就是有大名位大爵祿等眞切吾輩平日工夫若苟如此邪有不到聖賢道理直指不在話頭也都沒幹他們如今都不在念只一心要求保全性命何覺嘉歎推官亦肅然○羅子行鄉約於海春書院面臨滇海青苗滿目客有指柏林而告曰前年有司遷學議伐宮墻樹以充用群鳥徙巢而去分守李同野止勿伐群鳥一夕歸巢如故言訖飛鳴上下樂意相關昆陽州守夏漁請曰恆謂聖賢非人可及故究情考索求之愈勞而去之益遠豈知性命諸天本吾固有日用之間言動事為其停當處即與聖賢合一也羅子曰停當二字尚恐未是夏守矍然曰言動事為可不要停當耶曰可知言動事為方纔可說停當則子之停當有時而要有時而不要矣獨不覩茲柏林之禽鳥乎其飛鳴之相關何如也又不觀海疇之青苗乎其生機之萌苗何如也子若拘拘以停當求之則此鳥此苗何時而為停當何時而為不停當耶易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化之妙原是貫徹渾融吾子參作而夜寐嬉笑而偃息無往莫非此體豈待言動事為方思量得個停當又豈直待言動事為停當方始說道與古先賢哲不殊若如是用功即是作見則未臨言動事為固是錯過而既臨言動事為亦總是錯過矣夏守憬然自省作而言曰子在川上不舍晝夜吾人心體未嘗一息有間今當下生意津津不殊於禽鳥不殊於新苗往時萬物一體之仁果覺渾淪成片矣欲求停當豈不是

個善念，但善則便落一邊，既有一邊善，便有一邊不善。既有一段善，便有一段不善。如何能得晝夜相通，如何能得萬物一體。顏子得此不息之體，其樂自不能改。若說以貧自安而不改，淺之乎窺聖賢矣。○問人欲雜時作何用藥。曰：言善惡者，必先善而後惡，言吉凶者，必先吉而後凶。今盈宇宙中，只是個天，便只是個理，惟不知是天理者，方始化作欲去。如今天日之下，原只是個光亮，惟瞽了目者，方始化作暗去。○癸丑，羅子過臨清，忽遘重病，倚榻而坐，恍若一翁來言曰：君身病稍康，心病則復何如？羅子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勘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痼疾也。羅子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心體，出自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裡亦自昭然，君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蓋人之志意長在目前，蕩蕩平平，與天日相交，此則陽光宣朗，是為神境。今人血氣精爽，內外調暢，如或志氣沉滯，胸臆隱約，如水鑑相涵，此則陰靈存想，是為鬼界。今人脈絡糾纏，內外膠泥，君今陰陽莫辨，境界妄縻，是尚得為善學者乎？羅子驚起汗下，從是執念潛消，血脈循軌。○問夫子臨終，逍遙氣象。曰：夫形骸雖顯，而其體滯礙；本心雖隱，而其用圓通。故長戚戚者，務活其形者也，坦蕩蕩者，務活其心者也。形當活時，尚苦滯礙，況其僵仆而死耶？心在軀殼，尚能圓通，況離形超脫，則乘化御天，周遊六虛，無俟推測，即諸君此時對面而其理固明白現前也。又何疑哉？○問有人習靜，久之遂能前知者，為不可及耳。不及他不妨，只恐及了，倒有

妨也。曰。前知如何有妨。曰。正爲他有個明了。所以有妨。蓋有明之明。出於人力。而其明小。無明之明。出於天體。而其明大。譬之暗室張燈。自耀其光。而日麗山河。反未獲一覩也已。○萬言策問疾羅子曰。此道炳然宇宙。原不隔乎分塵。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謂懷智曰。收於人物。切不可起揀擇心。須要賢愚善惡。一切包容。直到物我兩忘。方是汝成就處。○智臥病。先生問曰。病中工夫何如。智曰。甚難用工。先生曰。汝能似無病時便是工夫。○古今學者。曉得去做聖人。而不曉得聖人即是自己。故往往去尋作聖門路。殊不知門路一尋便去聖萬里矣。○余自始入仕途。今計年歲將及五十。竊觀五十年來議律例者。則曰密一日。制刑具者。則曰嚴一日。任稽察施拷訊者。則曰猛一日。每當堂階之下。牢獄之間。覩其血肉之淋漓。未嘗不鼻酸額蹙。爲之歎曰。此非盡人之子與。非曩昔依依於父母之懷。戀戀於兄妹之傍者乎。夫豈其皆善於初。而不皆善於今哉。及覩其當疾痛而聲必呼父母。覓相依。而勢必先乎兄弟。則又信其善於初者。而未必皆不善於今也已。故今諦思吾儕能先明孔孟之說。則必將信人性之善。信其善而性靈斯貴矣。貴其靈而軀命斯重矣。茲誠轉移之機。當汲汲也。隆冬冰雪。一綫陽回。清即俄頃。諸君第目前日用惟見善良。歡欣愛養。則民之頑劣必思掩藏。上之嚴峻亦必少輕省。謂人情世習終不可移者。恐亦無是理矣。○向從大學至善推演到孝弟慈。嘗由一身之孝弟慈而觀之一家。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家之孝弟慈而觀之一國。未嘗有一人而不

孝弟慈者由一國之孝弟慈而觀之天下亦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又由縉紳士大夫以推之羣黎百姓又由孩提少長皆是愛親敬長以能知能行此孝弟慈也又時乘閒暇縱步街衢肆覽大衆其間人數何啻億兆之多寃覩其中總是父母妻子之念固結維係所以勤謹生涯保護軀體而自有不能已者故某自三十登第歸山中間侍養二親敦睦九族入朝而徧友賢良遠仕而躬禦魑魅以至年載多淺經歷久遠乃歎孔門學庸全從周易生生一語化將出來蓋天命不已方是生而又生生而又生方是父母而已身已身而子子而又孫以至曾而且元也故父母兄弟子孫是替天命生生不已顯現個肩皮天命生生不已是替孝父母弟兄長慈子孫通透個骨髓直監起來便成上下今古橫亘將去便作家國天下孔子謂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其將中庸大學已是一句道盡孟氏謂人性皆善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其將中庸大學亦是一句道盡○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先儒觀未發氣象不知當如何觀曰子不知如何爲喜怒哀樂未發又如何知得去觀其氣象也耶我且詰子此時對面相講有喜怒也無有哀樂也無曰俱無曰既謂俱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也此未發之中是吾人本性常體若人識得此個常體中中平平無起無作則物至而知知而喜怒哀樂出焉自然與頭先有物橫其中者天淵不伴矣豈不中節而和哉故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中心常無起作即謂忠信之人如畫之粉地一樣潔潔淨淨紅點著便紅綠點著便綠其節不爽其文自著節文自著而禮道寧復有餘蘊也哉○今堂中聚講人不下百十堂外往來亦不下百十

今分作兩截.我輩在堂中者.皆天命之性.而諸人在堂外.則皆氣質之性也.何則.人無貴賤賢愚.皆以形色天性而爲日用.但百姓則不知.而吾輩則能知之也.今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視耶.必應以目矣.而吾輩則必謂非目也.心也.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聽耶.必應以耳矣.而吾輩則必謂非耳也.心也.執途人而詢之.汝何以能食.何以能動耶.必應以口與身矣.而吾輩則必謂非口與身也.心也.識其心以宰身.則氣質不皆化而爲天命耶.昧其心以從身.則天命不皆化而爲氣質耶.心以宰身.則萬善皆從心生.雖謂天命皆善.無不可也.心以從身.則衆惡皆從身造.雖謂氣質乃有不善.亦無不可也.故天地能生人以氣質.而不能使氣質之必歸天命.能同人以天命.而不能係天命之純全.萬善若夫化氣質以爲天性.率天性以爲萬善.其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夫.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問因戒謹恐懼不免爲吾心宰靜之累.羅子曰.戒謹恐懼.姑置之.今且請言予心之宰靜.作何狀.其生謾應以天命本然.原是太虛無物.羅子謂此說汝原來事與今時心體不切.生又歷引孟子言夜氣清明.程子教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皆是此心體宰靜處.曰.此皆抄書常套.與今時心體恐亦不切.諸士子沉默半晌.適郡邑命執事供茶.循序周旋.略無差僭.羅子目以告生.曰.諦觀群胥.此際供事.心則宰靜否.諸生欣然起曰.群胥進退恭肅.內自不出.而外亦不入.雖欲不謂其心宰靜.不可得也.曰.如是宰靜.正與戒懼相合.而又何相妨耶.曰.戒謹恐懼相似用功之意.或不應如是現成也.曰.諸生可言適纔童冠歌詩之時.與吏胥進茶之時.全不戒謹耶.其戒謹又全不用功耶.蓋說

做工夫。是指道體之精詳處。說個道體是指工夫之貫徹處。道體人人具足。則豈有全無功夫之人。道體既時時不離。則豈有全無功夫之時。故孟子云。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所以終身在於道體功夫之中。儘是守靜而不自知其為守靜。儘是戒懼而不自知其為戒懼。不有體認承當。以混混沌沌枉過一生。問平日在慎獨用工。頗為專篤。然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何乃可。羅子曰。學問之工。須先辨別源頭分曉。方有次第。且言如何為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又如何為慎獨。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或有時而明。或有時而昏。或有時而定。或有時而亂。須詳察而嚴治之。則慎也。曰。即子之言。則慎雜非慎獨也。蓋獨以自知者。心之體也。一而弗二者也。雜其所知者。心之照也。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於此。因其悟得心體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臾之散離。故謂之慎獨也。曰。所謂慎者。蓋如治其昏而後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雜。又安能慎其獨也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皆二而非一。則皆雜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天之明命。而於穆不已者也。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惓惓切切。只為這些子費却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也。曰。然則雜念詎置之不問耶。曰。吏胥之在於官府。兵卒之在於營伍。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作憲使主將而惟隸胥兵卒之求焉。不亦悖且難也哉。○問吾儕為學此心常有蕩蕩之時。須是有個工夫作

得主張方好。羅子曰。據汝所云。是要心中常常用一工夫。自早至晚。更不忘記也耶。曰。正是如此。曰。聖賢言學。必有個頭腦。頭腦者。乃吾心性命而得之天者也。若初先不明頭腦。而只任爾我潦草之見。或書本膚淺之言。胡亂便去做工夫。此亦儘爲有志。但頭腦未明。則所謂工夫。只是汝我一念意思耳。既爲意念。則有時而起。便有時而滅。有時而聚。便有時而散。有時而明。便有時而昏。縱使專心記想。著力守住。畢竟難以長久。況汝心原是活物。且神物也。持之愈急。則失愈遠矣。曰。爺子所用工夫也是要如大學中庸所謂愼獨。不是學問一大頭腦也。曰。聖人原日教人愼獨。本是有頭腦。而爾輩實未見得。蓋獨是靈明之知。而此心本體也。此心徹首徹尾。徹內徹外。更無他有。只一靈知。故謂之獨也。中庸形容。謂其至隱而至見。至微而至顯。即天之明命而曰鑒在茲者也。愼則敬畏周旋。而常目在之。顧諟天之明命者也。如此用功。則獨便是爲愼的頭腦。愼亦便以獨作主張。愼或有時勤怠。獨則長知而無勤怠也。愼或有時作輟。獨則長知而無作輟也。何則。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愼獨之功。原起自人。而獨知之知。原命自天也。況汝輩工夫。當其恣蕩之時。雖說已是怠而忘勤。已是輟而廢。然反思從前怠時輟時。或應事動念。一一可以指如。則汝固說心爲恣蕩而獨之所知。何嘗絲毫恣蕩耶。則是汝輩孤負此心。而此心却未孤負汝輩。天果明嚴。須當敬畏敬畏。○儒謂心體寂靜之時。方是未發。難說平常即是也。曰。中庸原先說定喜怒哀樂。而後分未發與發。豈不明白有兩段時候也耶。況細觀吾人終日喜怒哀樂。必待物感乃發。而其不發時。則更多也。感物則欲動情勝。將或不免

而未發時則任天之便更多也中庸欲學者得見天命性眞以爲中正平常的極則而恐其不知弊緊貼體也乃指著喜怒哀樂未發處使其反觀而自得之則此段性情便可中正平常可平常中正亦便可立大本而其出無窮達大道而其應無方矣○問喜怒哀樂未發是何等時候亦何等氣象耶羅子曰此是先儒看道太深把聖賢憶想過奇便說有何氣象可觀也蓋此書原叫做中庸只平平常常解釋便是妥貼且更明快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不已則性不已性不已則率之爲道亦不已而無須臾之或離也此個性道體段原長是渾渾淪淪而中亦長是順順暢暢而和我今與汝終日語默動靜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却自自然然莫非天機活潑也即於今日直到老死更無二樣所謂人性皆善而愚婦愚夫可與知與能者也中間只恐怕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若時時長天奉命不過其節即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氣天地無不感通民物無不歸順相安相養而太和在宇宙間矣此只是人情纔到極平易處而不覺功夫却到極神聖處也噫人亦何苦而不把中庸解釋中庸亦又何苦而不把中庸服行中庸也哉○問此理在天地間原是活潑原是恆久無欠缺無間歇何如羅子曰子覺理在天地之間則然矣不識反之於身則又何如曰某觀天地間只等反諸身心便是蕩然曰子觀天地間道理如是豈獨子之身心却在天地外耶曰吾身固不在天地外但覺得天地自天地吾身自吾身未渾成一個也曰子身與天地固非一個但鳶魚與天地亦非一個也何中庸却說鳶魚與天地相昭察也耶曰鳶魚是物類於天地之性不會斷喪若吾人不免氣習染壞似難盡

論也曰氣習染壞雖則難免但請問子應答之時手便翌然端拱足便竦然起立可曾染壞否曰此正由平日習得好了曰子於拱立之時目便炯然相視耳便卓然相聽可曾由得習否曰此却非由習而後能曰既子之手也是道足也是道耳目又也是道如何却謂身不及乎鳶魚而難以同乎天地也哉豈惟爾身即一堂上下貴賤老幼奚止千人看其手足拱立耳目視聽都是伶俐難說不活潑於鳶魚不昭察於天地也一生詰曰孟子云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曰渾然俱是個道則中庸栽者培之傾者覆之皆非耶曰讀書須上下文氣理會此條首言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註謂篤加厚若如舊說則培是加厚栽他覆是加厚傾他夫豈天地生物之本心哉當照中庸他章說天地無不覆幬方見其生生不已之心蓋天地之視物猶父母之視子物之或栽或傾在人能分別之而父母難分也故曰人莫知其子之惡父母莫能知其子之惡而天地顧冒覆物之傾也耶此段精神古今獨我夫子一人得之故其學只是求仁其術只是行個恕其志只是要個老便安少便懷朋友便信其行藏南子也去見佛肹也應召公山弗擾也欲往楚狂雖離之也去尋他荷蓧雖避之也去追他眞是要個個入於善而於已更不知一毫吝惜於人亦更不知一毫分別故其自言曰有教無類推其在在精神將我天下萬世之人欲盡納之懷抱之中所以至今天下萬世之人個個親之如父愛之如母尊敬之如天地非夫子有求於我人亦非吾人有求於夫子皆莫知其然却眞是渾成一團太和一片天機也○問孝弟如何是爲仁的本處羅子曰只目下思父母生我千萬辛苦而未能報得分毫父

母望我千萬高遠而未能做得分毫自然心中悲愴情難自已便自然知疼痛心上疼痛的人便會滿腔皆惻隱遇物遇人決冇方便慈惠周鄒溥濟又安有殘忍戕賊之私耶曰如此却恐流於兼愛曰子知所恐却不會流矣但或心尚殘忍無愛可流焉耳○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又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意果何如羅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盈天地間只是一個大生則渾然亦只是一個仁中間又何有纖毫間隔故孔門宗旨惟是一個恕字如云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分明說已欲立不須在已上去立只立人即所以立已也已欲達不須在已上去達只達人即所以達已也是以平生功課學之不厭誨人不倦其不厭處即其所以不倦處也其不倦處即其所以不厭處也即今人說好官相似說官之廉即其不取民者是也而不取於民方見是廉說官之惠即其不虐民者是也而不虐乎民方見是惠統天徹地膠固圓融自內及外更無分別此方是渾然之仁亦方是孔門宗旨也○某初日夜想做個好人而科名宦業皆不足了平生却把近思錄性理大全所說工夫信受奉行也到忘食寢忘死生地位病得無奈却看見傳習錄說諸儒工夫未是始去尋求象山慈湖等書然於三先生所謂工夫每有罣礙病雖小愈終沉滯不安時年已弱冠先君極爲憂苦幸自幼蒙父母憐愛過甚而自心於父母及弟妹亦互相憐愛眞比世人十分切至因此每讀論孟孝弟之言則必感動或長要涕淚以先只把當做尋常人情不爲緊要不想後來諸家之書做得著累嘵苦在省中逢著大會師友發揮郤翻然悟得只此就是做好人的路徑奈何不把當數

却去東奔西走而幾至忘身也哉從此回頭將論語再來細讀
眞覺字字句句重於至寶又看孟子又看大學又看中庸更無
一字一句不相照映由是却想孔孟極口稱頌堯舜而說其道
孝弟而已矣豈非也是學得沒奈何然後遇此機竅故曰我非
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規矩方圓之至聖人人
倫之至也其時孔孟一段精神似覺渾融在中一切宗旨一切
工夫橫穿直貫處處自相湊合但有易經一書却貫串不來天
幸楚中一友胡宗正來從某改舉業他談易經與諸家甚是不同
後因科舉辭別及在京得第殊悔當面錯過皇皇無策乃告病
歸侍老親因遣人請至山中細細叩問始言渠得異傳不敢輕
授某復以師事之閉戶三月亦幾忘生方蒙見許及而求之又
不外前時孝弟之良究極本原而已從此一切經書皆必歸會

孔孟孔孟之言皆必歸會孝弟以之而學學果不厭以之而教
教果不倦以之而仁仁果萬物一體而萬世一心也已○問孔
顏樂處羅子曰所謂樂者窮意只是個快活也豈快活之外復
有所謂樂哉生意活潑了無滯礙即是聖賢之所謂仁蓋此仁字其本源根柢於天地之大德其脈絡分
明於品彙之心元故赤子初生孩而弄之則欣笑不休乳而育
之則歡愛無盡蓋人之出世本由造物之生機故人之爲生自
有天然之樂趣故曰仁者人也此則明白開示學者以心體之
眞亦指引學者以入道之要後世不省仁是人之胚胎人是仁
之萌蘖生化渾融純一無二故只思於孔顏樂處竭力追尋顧
却忘於自己身中討求著落誠知仁本不遠方識樂不假尋○
問靜工固在心中體認有要否羅子曰無欲爲靜則無欲爲要

但所謂欲者只動念在軀殼上取足求全者皆是雖不比俗情受用然視之冲淡自得坦坦平平相去天淵也○問如何用力方能得心地快樂羅子曰心體原只平等故用力亦須輕省蓋此理在人雖是本自具足然非形象可拘所謂樂者只無愁是也若以欣喜爲樂則必不可久而不樂隨之矣所謂得者只無失是也若以境界爲得則必不可久而不得隨之矣○問大學之首知止中庸之重知天知人而論語却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博觀經書言知處甚多而不識不知惟詩則一言之然未有若夫子直言無知之明決者請問其旨曰吾人之學專在盡心而心之爲心專在明覺如今日會堂百十其衆誰不曉得相見曉得坐立曉得問答曉得思量此個明覺曉得即是本心此個本心亦只是明覺曉得而已事物無小大之分時候無久暫之間真是徹天徹地而貫古貫今也但此個明覺曉得其體之涵諸心也最爲精妙其用之應於感也文極神靈事之既至則顯諸仁而昭然若常自知矣事之未來而茫然渾然知若全無矣非知之果無也心境暫寂而覺照無自而起也譬則身之五官口可閉而不言目可閉而不視惟鼻孔無閉香來即知嗅之知實常在也耳無閉聲來即知聽之其知亦實常在也然嗅之知也必須香來始出時或無香便無嗅之知矣聽之知也必須聲來始出時或無聲便無聽之知矣孔子當鄙夫之未問却眞如音未臨乎耳香未接乎鼻安得不謂其空空而無知耶及鄙夫既問則其事其物兩端具在亦即如音之遠近從耳聽以區分香之美惡從鼻嗅以辨別鄙夫之兩端不亦從吾心之所知以叩且竭之也哉但學者須要識得聖人此論原不爲鄙夫

之問而只爲明此心之體蓋吾心之能知人人皆認得亦人人皆說得至心體之無知則人人認不得人人皆說不得天下古今之人只緣此處認不眞便心之知也常無主宰而擾攘以致喪眞只緣此處說不出便言之立也多無根據而支離無畔道若上智之資深造之力一聞此語則當下知體卽自澄徹物感亦自融通所謂無知而無不知而天下之眞知在我矣○羅子曰仁心體也克復便是仁仁者完得吾心體便合著人心體合著處便是歸此只在我心體上論不是說天下皆歸吾仁問做人路頭極是多端而愼獨二字聖賢尤加意焉蓋人到獨知纔外邊千萬彌縫或也好看中心再躲閃不過難免慚惶局促愼獨或可以爲成人切實工夫曰獨固當愼然而大端只二道仁與不仁而已矣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恩愛慈祥者是也不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嚴刻峻厲者是也曰獨者無過是知既知則是非善惡自然分別明白念頭又豈容混曰此不是混蓋天地以生爲德吾人以生爲心其善善明白該長惡惡明白該短其培養元和以完化育明白該恩愛過於嚴刻慈祥過於峻厲也愼獨者不先此防閑是則不喪三年而緦且小功也況望其能成人而入聖也古人以好字去聲呼作好惡字去聲呼作惡今汝欲獨處思愼則請先自查考從朝至暮從暮達旦胸次念頭果是好善之意多果是惡惡之意多亦果是好善惡惡之心般多若般多只扯得平過謂之常人萬一惡多於好則惱怒填胸將近於惡人若果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得做好人矣獨能如此而知自此而愼則人將不自此而成也耶○問仲由大禹好善之誠與人之善似與大舜無異乃謂舜有大

焉何也羅子曰孟子所謂大小蓋自聖賢氣象言之如或告已過或聞人善分明有個端倪有個方所若舜只以此善同乎天下盡遍天下而歸於此善更無端倪亦無方所觀其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何待有過可告又何必聞善再拜也而聖人之所以異於吾人者蓋以所開眼目不同故隨寓隨處皆是此體流動充塞一切百姓則曰莫不日用鳶飛魚躍則曰活潑潑地庭前草色則曰生意一般更不見有一毫分別所以謂人皆可以為堯舜我輩與同類之人親疎美惡已自不勝越隔文安望其察道妙於鳶魚通意思於庭草哉且出門即有礙胸次多冰炭徒亦自苦平生焉耳豈若聖賢坦坦蕩蕩何等受用何等快活也○問由良知而充之以至無所不知由良能而充之以至無所不能方是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意何如羅子曰若有不知豈得謂之良知若有不能豈得謂之良能故自赤子即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時坐中競求所謂赤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莫得其實靜坐歌詩偶及於萬紫千紅總是春之句羅子因憮然歎曰諸君知紅紫之皆春則知赤子之皆知能矣蓋天之春見於草木之間而人之性見於視聽之際今試抱赤子而弄之人從左呼則目即盼左人從右呼則目即盼右其耳蓋無時無處而不聽其目蓋無時無處而不盼其聽其盼蓋無時無處而不轉展則豈非無時無處而無所不知能也哉○問聖賢工夫如戒慎恐懼種種具在難說只靠自信性善便了況看朋輩只冒以工夫為先者一年一年更覺進益空談性地者冷落無成高明更自裁之羅子沉默一時對曰如子之言果為有見請先以末二句商之蓋此二句本是學問兩路彼以

用功爲先者意念有個存主言動有所執持不惟已可自考亦且衆共見聞若性地爲先則言動即是現在且須更加平淡意念亦尚安閒尤忌有所做作豈獨人難測其淺深即己亦無從增長縱是有志之士亦不免舍此而之彼矣然明眼見之則眞假易辨就如子所舉戒愼恐懼一段工夫豈是憑此四字便可去戰慄而漫爲之耶也須小心查考立言根脚蓋其言原自不可離來道之所在性之所在也性之所在天命之所在也既天命常在則一有意念一有言動皆天則之畢察上帝之監臨又豈敢不兢業捧持而肆無忌憚也哉如此則戒愼恐懼原畏天命天命之體極是元微然則所畏工夫又豈容草率今只管去用工夫而不思究其端緒即如勤力園丁以各色膏腴堆積芝蘭自說壅培之厚而秀苗纖芽且將沟阻無餘矣○夜坐誦牛山一章衆覺肅然羅子浩然歎曰聖賢警人每切而未思耳即梏亡二字今看只作尋常某提獄刑曹親見桎梏之苦上至於項下至於足更無寸膚可以活動輒爲涕下中有悟者曰然則從軀殼上起念皆梏亡之類也曰得之矣蓋良心寓形體形體既私良心安得活動直至中夜非惟手足休歇耳目廢置雖心思亦皆斂藏然後身中神氣乃稍得以出寧逮及天曉踰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見矣問思曰間形役之苦又何異以良心爲罪人而桎梏無所從告也哉曰夜氣如何可存曰言夜氣存良心則可言心存夜氣則不可蓋有氣可存則晝而非夜矣○問孔門怨以求仁先生如何致力曰方自知學即泛觀蟲魚愛其羣隊戀如以及禽鳥之上下牛羊之出入形影相依悲鳴相應渾融無少間隔輒惻然思曰何獨於人而異之後偶因遠行

路途客旅相見卽忻忻談笑終日疲倦俱忘竟亦不知其姓名別去又輒惻然思曰何獨於親戚骨肉而異之噫是動於利害私於有我焉耳從此痛自刻責善則歸人過則歸己益則歸人損則歸己久漸純熟不惟有我之私不作間隔而家國天下舉然宇遍甚至膚髮不欲自愛而念念以利濟爲急焉三十年來覺恕之一字得力獨多也○問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可同於聖人今我輩此體已失須學且慮不然則聖不可望矣羅子曰學第一要得種子禮謂人子若只學且慮則聖終不可望矣爲學第一要得種子禮謂人情者聖王之田也必仁以種之孔門教人求仁正謂此眞種子也則曰仁者人也人卽赤子而心之最先初生者卽是親愛故曰親親爲大至義禮智信總是培養種子使其成熟耳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孟子果已說定但今日却如何下手曰知而弗去是也曰知之似亦不難曰知固不難然人因其不難故多忽之便去多其見聞務爲執守久之只覺外求者得力而自然良知愈不顯露學者果有作聖眞志切須回頭在目前言動舉止之間覺得渾然與萬物同一天機鼓動充塞兩間活潑潑地眞是不待慮而自知不必學而自能則可以完養而直至於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境界縱是平常名利貨色昏迷到此自然不宥換去所以曰好仁者無以尚之又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直是簡易明快故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問良知卽是本來面目今說良知是矣何必復名以本來面目耶羅子曰良知固是良知然良知却實有個面目非杜撰而強名之也曰何以見之曰吾子此時此語亦先胸中擬議否曰亦先擬議曰擬議則良知未嘗無口

矣。擬議而自見擬議。則良知未嘗無目矣。曰目宛然。則良知未嘗無頭面四肢矣。豈惟擬議然哉。子試問子以家相去蓋千里也。此時身即在家。而家院堂室。無不朗朗目中也。又試問子以國相去蓋萬里也。此時身即在國。而朝宁班行。無不朗朗目中也。故只說良知。不說面目。則便不見其體。如此實落。其用如此神妙。亦不見得其本來原有所自。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而現在相對面目。止其發竅之所。而滯隔近小。原非可與吾良知面目相侔相等也。○問形色何以謂之天性。羅子曰。目視耳聽口言身動。此形色也。其孰使之然哉。天命流行。而生生不息焉耳。坐中偶有歌人。心若道無逼塞。明暗如何有去來。乃詰之曰。子謂明暗果有去來否也。曰。雖暫去來。而本體終會自復。曰。汝目果常明耶。抑有時而不明耶。曰。無時而不明。曰。汝之目常無不明。而汝心之明。却有去來。是天性離形色。而形色非天性矣。衆皆悅然有省。又復告之曰。目之明。亦有去來時也。今世俗至晚。則呼曰。眼盡黑矣。其實則眼前日光之黑。與眼無力而見日之黑。正眼之不黑處也。故曰。知之爲知之。即日光而見其光也。不知爲不知。即日黑而見其黑也。光與黑任其去來。而心目之明。何常增減分毫也。○問陽明先生莫謂天機非嗜欲。須知萬物是吾身。其旨何如。羅子曰。萬物皆是吾身。則嗜欲豈出天機外耶。曰。如此作解。恐非所以立教。曰。形色天性。孟子已先言之。今日學者。直須源頭清潔。若其初志氣在心性上。透徹安頓。則天機以發嗜欲。嗜欲莫非天機也。若志氣少差。未免軀殼著脚。雖強從嗜欲以認天機。而天機莫非嗜欲矣。○問君子自強不息。乃是乾乾。此乾乾可是常知覺否。曰。未有乾乾而不知行。却

有知行而非乾乾者。曰此處如何分別。曰子之用功能終日知覺而不忘記。終日力行而不歇手乎。曰何待終日。即一時已難保矣。曰如此又可謂乾乾已乎。曰此是工夫不熟。熟則恐無此病矣。曰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得精然後執得固。子之病原在擇處欠精。今乃咎他執處不固。子之心中元有兩個知有兩個行。曰如何見得有兩個。曰子纔說發狠去照覺。發狠去探求。此個知行。却屬人。纔說有時忘記。却忽然想起。有時歇手。却惕然警醒。此個知行。却是屬天。曰如此指破。果然已前知行。是落人力一邊。但除此。却難用功了。曰虞廷說道心惟微。微則難見。所以要精。精則始不雜。方纔能一。一則無所不統。亦有何所不知。何所不行耶。其知其行。亦何所不久且常耶。只因此體原極微渺。非如耳目聞見的有跡有形。思慮想像的可持可據。所以古今學人。不容不舍此而趨彼也。○問復之時義大矣。尋常言復者多自天地萬物為言。今堂額謂復心者。則自吾身而言也。羅子曰。宇宙之間。總是乾陽統運。吾之此身。無異於天地萬物。而天地萬物。亦無異於吾之此身。其為心也。只一個心。而其為復也。亦只一個復。經云。復見天地之心。則此個心即天心也。此心認得零碎。故言復亦不免分張。殊不知天地無心。以生物為心。今若獨言心字。則我有心而汝亦有心。人有心而物亦有心。何啻千殊萬異。善言心者。不如把個生字來替了他。則在天之日月星辰。在地之山川民物。在吾身之視聽言動。渾然是此生生為機。則同然是此天心為復。故言下著一生字。便心與復即時混合。而天與地。我與物。亦即時貫通聯屬。而更不容二也已。○問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還是實事。亦是

取象曰是因象以爲事而實盡人以奉天也蓋雷潛地中卽陽復身內幾希隱約固難以情意取必又豈容以知識伺窺故商旅行者欲有所得者也后省方者欲有所見者也不行不省則情忘識泯情忘識泯則人靜天完而復將漸純矣子今切切然若謂有端可求皇皇然若謂有象可睹是則商旅紛行而后省旁午也復何自而能休且敦耶○問某常反觀胸中固有靈哀炯炯之時乃不久而昏憒固有循循就道之時乃不久而躁妄如是其不一耶曰夫君子之學原自有個頭腦若頭腦一差無怪學問之難成矣今子不能以天理之自然者爲復而獨於心識之炯然處求之則天以人勝眞以妄奪安能終曰而不妄終日而不散耶曰如何乃得頭腦曰頭腦豈是他人指示得的請子但渾身視聽言動都且信任天機自然而從前所喜的胸次之炯炯事務之循循一切不做要緊久則天自爲主人自聽命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矣○問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何如曰吾人之生原陰陽兩端體合而成其一精氣妙凝有質所謂精氣爲物者也其一靈魂知識變化所謂游魂爲變者也精氣之質涵靈魂而能運動是則吾人之身也顯現易見而屬之於陽游魂之靈依精氣而歸知識是則吾人之心也晦藏難見而屬之於陰其赤子之初則陽盛而陰微心思雖不無而專以形用也故常欣笑而若陽和亦常開爽而同朝日又常活潑而類輕風此陽之一端見於有生之後者然也及年少長則陰盛而陽微雖形體如故而運用則專以心思矣故愁慼而欣笑漸減迷蒙而開爽益稀滯泥而活潑非舊此陰之一端見於有生之後者然也人能以吾之形體而妙用其心知簡淡而詳明流動

而中適，則應接在於現前，感通得諸當下，生也而可望以入聖，歿也而可望以還虛，其人將與化爲徒焉已矣。若人以已之心思，而展轉於軀殼想度而遲疑曉了，而虛泛，則理每從於見得幾多涉於力爲，生也而難望以入聖，歿也而難冀以還虛，其人將與化塵爲徒焉已矣。曰：如先生之論，是以身爲陽而在所先，以心爲陰而在所後，乃古聖賢則謂身止是形，心乃是神，形不可與神並，況可以先之乎？曰：子惡所謂神哉？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亦超萬物而爲言者也，陰之與陽是已。兩端者，即兩物也，精氣載心而爲身，是身也固身也，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具備焉者也，靈知宰身而爲心，是心也，亦身也，亦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具備焉者也，精氣之身顯於晝之所爲心知之身，形於夜之所夢，然夢中之身即日中之身，但以屬陰即日中之身，但以屬陽之內，交際乎身心之間，而充溢瀰漫乎宇宙乾坤之外，所謂無在而無不在者也，惟聖人與之合德，故身不徒身而心以靈乎其身，心不徒心而身以妙乎其心，是謂陰陽不測而爲聖不可知之神人矣。○問中爲人所同有，今日之論與古聖之言，原是無異，至反而求之，不惟衆人不得，即聰明才辯者亦往往難之，何哉？羅子曰：學至心性已是精微，而況中之爲理，又其至者乎，故雖聰明而不能爲思，雖才辯而莫可爲言，以其神妙而無方耳，但自某看來，到喜得他神妙無方，乃更有端倪可求也，蓋故其氣弱，其象微，而較之日中之舉止，毫髮無殊也，日中之舉止，毫髮無殊也，是分之固陰陽互異，合之則一神所爲，所以屬陰者則曰陰神，屬陽者則曰陽神，是神也者，渾融乎陰

謂之無方則精不住於精而麤亦無不有也微不專於微而顯亦無不在也善於思且求者能因其理而設心其心亦廣大周遍而不滯於一隅隨其機而致力其力亦活潑流動而不拘於一切人力天機和平順適不求中而自無不中矣○死無所在無所往○邸中有以明鏡止水以存心太山喬岳以立身青天白日以應事光風霽月以待人四句揭於壁者諸南明指而問曰那一語尤爲喫緊廬山曰只首一明字時方飲茶先生手持茶杯指示曰吾儕說明便向壁間紙上去明了奈何不即此處明耶南明憮然先生曰試舉杯輒解從口不向鼻上耳邊去飲已即置杯盤中不向盤外其明如此天之與我者妙矣哉○一衲子訪先生辭別先生求教衲子曰沒得說你官人常有好光景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俺出家人只這等先生頓首以謝○先生既中式十年不赴殿試一旦謁東廓於書院坐定問曰十年專工問學可得聞乎對曰只悟得無字東廓曰如此尚是門外人時山農在座聞之出而恚曰不遠千里到此何不打點幾句好話却倒了門面聞者爲之失笑○塘南曰學以悟性爲宗顧性不易悟也先生曰吾向者自以爲悟性然獨見解耳今老矣始識性曰識性如何曰吾少時多方求好色奉目今日漸增多方求好聲奉耳今耳漸聾多方求好味奉齒今齒漸落我尚未死諸根皆不顧我而去獨此君行住坐臥從隨不舍然後覿面相識非復向日鏡中觀花矣○耿天臺行部至寧國問耆老以前官之賢否至先生耆老曰此當別論其賢加於人數等曰吾聞其守時亦要金錢曰然曰如此惡得賢曰他何曾見得金錢是可愛的但遇朋友親戚所識窮乏便隨手散去

○先生與諸公請教一僧。僧曰。諸公皆可入道。惟近溪不可。先生問故。僧曰。載滿了。先生謝之將別。僧謂諸公曰。此語惟近溪能受。何諸公却不敢進。○有學於先生者。性行乖戾。動見詞色。飲食供奉。俱曲從之。居一歲將歸。又索行資。先生給之如數。門人問先生何故不厭苦此人。曰。其人暴戾。必多有受其害者。我轉之心勝故不覺厭苦耳。○一隣媼以夫在獄。求解於先生。詞甚哀苦。先生自嫌數千有司。令在座孝廉解之。售以十金。媼取簪珥爲質。既出獄。媼來哀告。夫咎其行賄。詈罵不已。先生即取質還之。自貸十金償孝廉。不使孝廉知也。人謂先生不避干謁。大抵如此。○先生過麻城。民舍失火。見火光中有兒在床。先生拾拳石號於市。出兒者。予金視石。一人受石出兒。石重五兩。先生依數予之。其後先生過麻城。人爭覩之曰。此救兒羅公也。

侍郎楊復所先生起元

楊起元字貞復。號復所。廣東歸善人。萬歷丁丑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國子監祭酒。禮部侍郎。最後名爲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未上而卒。年五十三。先生之父傳芬名湛氏之學。故幼而薰染讀書白門。遇建昌黎允儒與之談學。霍然有省。因問子之學豈有所授受乎。允儒曰。吾師近溪羅子也。無何先生在京。而近溪至。先生大喜。遂稱弟子。時江陵不說學。以爲此陷阱。不顧也。近溪既歸。先生數曰。吾師且老。今若不盡其傳。終身之恨也。因訪從姑山房而卒業焉。嘗謂鄒南皐曰。師未語。予亦未嘗置問。但覺會堂長幼畢集。融融魚魚。不啻如春風中也。先生所至。以學淑人。其大指謂明德本體。人人所同。其氣稟拘他不得。物欲蔽他不得。無工夫可做。只要自識之而已。故與愚夫愚婦同其

知能便是聖人之道愚夫愚婦之終於愚夫愚婦者只是不安其知能耳雖然以夫婦知能言道不得不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言性是卽釋氏作用爲性之說也先生之事近溪出入必以其像供養有事必告而後行顧涇陽曰羅近溪以顏山農爲聖人楊復所以羅近溪爲聖人其感應之妙鎔鉢不爽如此

楊復所證學編

友人以忘會語爲歉曰予見子之未嘗忘也子夙則興興則盥盥則櫛櫛則衣冠衣冠則或治事或見賓言則言動則動食則食寢晦則息明發復然予見子之未嘗忘也友人曰此與會語何事會語哉○人本無心因家國天下而有心心本無所因不識心而妄以爲有所誠意之極卽心無其心渾然以天下國家爲心是謂正心以家國天下爲心者是合家國天下爲一身矣蓋家本齊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齊國本治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治天下本平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平惟不於彼起見而第求諸身無作好無作惡保合吾身之太和而已此之謂眞修○問抑亦先覺曰卽伊尹所謂先覺也人有之至虛至靈謂之先覺又謂之良知逆億者

情識之私習而有者也。不逆不億。則良知自然流行而先覺矣。子貢之億則屢中。不能先覺而孔子之每事問乃先覺也。○格亦有通徹之義。通而謂之格。猶治而謂之亂也。格物者已與物通一無二也。如此則無物矣。有則滯。滯則不通。無則虛。虛則通物本自無。人見其有。格物者除其妄有而歸其本無也。歸其本無。此謂知本。○體之為言禮也。天地萬物一體者。天地萬物一於禮也。仁者以禮為體。不以形骸為體。故曰克己復禮為仁。○天地萬物。真機於一時一事上。全體融攝。但應一聲轉一瞬。無不與萬物同體。顧人不善自識取耳。○天下之人性固已平矣。好智者欲為之平。適所以亂之也。聖人以常平者視天下。而不敢以有為亂之。恭之至也。○或問世儒所言聖人之道。是乎非乎。曰。是則不可謂之不是。然非其本也。譬之言曰。自其光景言之。亦不可謂非日也。畢竟非日體。曷若以身為日。而光景皆自此出哉。問以身為日。奈何。曰。不識自身原是日體。而欲以身為之者。正所謂逐光景者也。○明德之明。一明也。明明德之明。文一明也。明德之出乎天者也。明明德之明。明之繫乎人者也。繫乎人者必由學問之力以求其明。學問一毫之未至。即其明亦未徹。若其出於天者。則虛靈之體人人完具。聖非有餘。凡非不足。豈容一毫人力哉。人之有是明德也。猶其有是面貌也。由學問以求明。猶欲自識其面貌者。援鏡以自照也。一照之後。不過自識其面貌而已。不能以分毫加之。然則未識之前亦豈容以分毫損哉。識與不識。而面貌自如。明與不明。而明德自若。今人不達明字之義。遂疑明德之體有拘有蔽有昏。必待人之磨淬洗滌。然後明也。如此則明德乃人造作而成。安得言天

哉是不求自識其面貌而徒欲以粉澤膏脂粧點雖粧點妍美與自己面貌了不相干要之皆不達此一明字之誤也○問明德既本明矣又欲求明之何也曰此聖人修道立教之事也太古之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其本明者足矣無事於教也天下之生久矣習染漸深智識漸啓求欲漸廣而民始苦也聖人者思有以救之而救之之道又非政刑之所能齊也於是乎自明其明德而鼓舞天下以共明之然後天下知識漸忘而安於作息耕鑿之常用其本明者以自樂實聖人救之也然本明之德實不因明而有所增如人之有面貌何以照鏡為哉然出入關津當自圖形相必假鏡自照然後圖得其眞其實相貌不照亦是如此深山窮谷之中人民無有鏡者亦是如此所以云明德雖不明亦未嘗不明也然苦樂關津吾人何以度越則明明德之鏡其可少哉以俗眼觀世間則充天塞地皆習之所成無一是性者以道眼觀世間則照天徹地皆性之所成無一是習者○文必博則取舍無所措其意禮必約則思議無所與其幾○當下者學之捷法無前無後無善無不善而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古往今來之久道德功業之崇廣人情世態之變幻管是矣非天下之至巧不足以語此○承諭有本體有工夫良知不學不慮固不待修證而後全若任作用為率性倚情識為通微不能隨時翕聚以為之主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致知之功不如是之疎也此殊不然陽明曰不睹不聞是本體戒愼恐懼是工夫戒愼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陽明之下此轉語者蓋見本體工夫原是強名求其合一且不可得而安得有二也試自揆之吾性果有本體工夫乎哉盡天地萬物皆在妙

湛靈明之中。就此中間請剖剝出何者爲本體。離此中間請披揀出何者爲工夫。本體中無工夫耶。工夫中無本體耶。卽相等待。如獨木橋。彼此陵奪。本體中有工夫耶。工夫中有本體耶。卽共淆雜。如泠爐金。磊塊支撐。夫良知既謂之靈根矣。翕聚緝熙豈其所不能哉。旣不能。則不當妄加之以靈之名。旣不靈。則又孰有靈之者以翕聚之緝熙之也。如人眼目久瞪發勞。自知閉瞬。不待詔教。不須起作。形體尚爾無有工夫。何況良知。瞪勞閉瞬同歸靈妙。本體工夫如何分別。夫任作用爲率性。倚情識爲過微。豈其不能隨時翕聚之過哉。不見性之過也。不能見性。雖隨時翕聚。卽謂之情識。若見性。雖作用情識無一而非翕聚也。翕聚亦可。不翕聚亦可。翕聚時如閉目。不翕聚時如開目。同是本體。同是工夫。今不責人學不見性。而責人不隨時翕聚。不知這翕聚的。如何做主。發散翕聚總屬前塵。前塵皆客。如之何其主之也。所謂倏忽變化。蕩無所歸者。卽前塵變滅之象也。不歸咎其翕聚之非。而致疑於良知之失。認客爲主。終身不放。豈有寧定之期哉。而以此爲致良知之功。謬矣。○明德不離自身。自身不離目視耳聽手持足行。此是天生來。眞正明德。至於心中許多道理。却是後來知識意見過而不化者。不可錯認爲明德也。故大學單提身字。可謂潔淨精微之至矣。學雖極於神聖。而理必始於可欲。今吾儕一堂之上。何其可欲如此也。目之所視。因可欲而加明。耳之所聽。因可欲而加聰。聲之所發。因可欲而加暢。心之所思。因可欲而加敏。何善如之。但能信此可欲之善。原有諸己。不待作爲。於是由可欲而充之。在父母則以可欲施於父母而孝行矣。在兄弟則以

可欲施於兄弟而弟行矣君臣朋友夫婦皆然至於待人接物一切不忘可欲之念而仁愛行矣直至神聖亦可欲之至於化而不可知也舉凡有生之類同一可欲之機洋洋在前優優乎充塞宇宙雖欲違之其可得耶○心到盡時無是心者無非心者即此是性即此是天一以貫之矣此後更無餘事惟隨時隨遇發歡喜心活活潑潑地存養事天而已此是春生夏長氣象然則結果一著直是一刀兩斷也不管甚心也不管甚性確然以一身爲主獨往獨來一絲不掛便是立命此是秋殺冬藏手段○大人通天下爲一身若分別人我太重則自己心先不平何以平天下所謂修身爲本者將此分不平心修去之乃成其大譬之植樹者修去旁枝餘蘗根本便自盛大而發榮滋長足以庇蔭千畝矣○心爲萬物主其大無對獨往獨來無能操者以

秭陵記聞○問如何了生死曰識得原無生死便是了○問知變化之道者知神之所爲曰即汝一言一動便是變化汝能識汝言動處便是知神之所爲○有僧辨情辨性曰要曉得情也是性

明儒學案卷三十四終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 莫晉寶齋 校刊
莫階芝庭

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向

耿定向字在倫號天臺楚之黃安人嘉靖丙辰進士擢監察御史以大理寺丞謫州判累遷至太僕寺少卿右僉都御史丁憂起巡撫福建又丁憂起協理僉都御史晉左副都轉刑部侍郎陞南京右都御史以戶部尚書總督倉場事告歸家居七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先生所歷首輔分宜華亭新鄭江陵吳縣皆不甚齟齬而江陵奪情先生致書比之伊尹之覺世以天下自任者不得不冒天下之非議其諫奪情者此學不明故耳雖意在少殺其禍然亦近於誦六藝以文姦言矣及掌

留院以御史王藩臣叅三中丞不送揭帖爲蔑視堂官上疏糾之清議以爲脅持言官逢時相之欲顧涇凡作容閒賢之先生先生無以難也先生之學不尚元遠謂道之不可與愚夫愚婦知能不可以對造化通民物者不可以爲道故費之即隱也常之即妙也粗淺之即精微也其說未嘗不是而不見本體不免打入世情隊中共行只是人間路得失誰知天壤之分此古人所以貴刀鋸鼎鑊學問也是故以中行爲學稍一不徹骨髓其下場不及狂狷多矣先生因李卓吾鼓倡狂禪學者靡然從風故每每以實地爲主苦口匡救然又拖泥帶水於佛學半信半不信終無以壓服卓吾乃卓吾之所以恨先生者何心隱之獄唯先生與江陵厚善且主殺心隱之李義河文先生之講學友也斯時救之固不難先生不敢沾手恐以此犯江陵不說學之忌先生以不容已爲宗斯其可已者耶先生謂學有三關一即心即道二即事即心三慎獨慎術慎者以良知現現成成無人不具但用之於此則此用之於彼則彼故用在欲明明德於天下則不必別有制心之功未有不仁者矣夫良知即未發之中有善而無惡如水之必下針之必南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後謂之良知無待於用故凡可以之彼之此者皆情識之知不可爲良先生之認良知尚未清楚雖然亦緣傳習後錄記陽明之言者失眞如云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耳先生爲其所誤也

孔孟之學眞實費而隱宋學未脫二氏蹊徑者以其隱而隱也嘗謂惠能云本來無一物此是又有無一物者在如孔子云汎愛衆而親仁顏子若虛若無犯而不校如此方是無一物此類何等顯其實何等微宋儒多只說向入微處終是未脫見耳○兄之文似輸却陽明一著陽明把筆時却是不曾要好兄尚有要好心在也遷史之文亦是無意要好班固便要好浸淫至於六朝只是要好極耳與胡廬山○夫與百姓同然處吾黨何能加得些子惟是百姓日用不知耳日用處聖人原與百姓同其所用處聖人自與百姓異區區所謂擇術者非能有加於百姓日用之外也意於百姓日用者而辨所用耳○世之言道譬之以管窺天者弟知一隙之爲天不知觸處皆天也亦有知觸處之皆

天者而虛執見不自反身理會視聽言動之皆天也或有知視聽言動之皆天者而乃鹵莽恣睢不知視聽言動之禮之爲天則也（與焦弱侯）○竊詳彼教大端以寂滅滅已處爲宗吾孔孟之教惟以此不容已之仁根爲宗耳聖人之尋常日用經世宰物何一非此不容已者爲之乎然卽此不容已之仁根莫致莫爲原自虛無中來不容著見著見便自是兩截矣聖人以此立教使人由之不使知之如宰我短喪夫子第卽其不安處省之墨氏薄葬孟子第原其顙有泚處省之至其所以不安處其顙所以有泚處非不欲使知不可加知也（上○聖人之道由無達有聖人之教因粗顯精（與周柳塘）○廿年前會解盡心章云學者須從心體盡頭處了徹便知性之眞體原是無思無爲便知上天之載原是無聲無臭渾然一貫矣所謂心體盡頭處者盡昔人所謂思慮未起鬼神不知不覩不聞處也近來自省於人倫日用多少不盡分處乃語學者云吾人能於子臣弟友不輕放過務實盡其心者是其性眞之不容自已也性眞之不容自已原是天命之於穆不已非情緣也故實能盡心而知性知天一齊了徹矣○近溪安身立命處是無念余所謂心體盡頭處是也其日用受享提掇人處只是自然生機余所謂心體不容自已處是也蓋無念之生機乃是天體天體之生機卽是無念原是一貫說到此處難著言詮只好默契靈識耳○橫渠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是生死無分別也明道曰萬物爲一體是人我無分別也然夫子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曰親其兄之子謂若隣之赤子乎此則分別而實則不分別也何者此則自然之眞機非緣名義道理而生分別

者。○知是隨身貨。知尤是行之妙。○柳塘云。念之不動者爲性。蓋既云念矣。而中又有不動者在。疑二之矣。○來教云。性無得失。無是非。誠然。顧念之萌於欲也。寧無邪正乎。念之生於見也。寧無偏全乎。學者從念上研幾。閑邪祛偏。亦是復性實功。似未可破除。如足下教旨。只從性上辨迷悟。則誠爲直截眞詮。得上乘矣。（眞楊復所）○知至至之。則不識不知。無聲無臭者。此其顯現。知終終之。則開物成務。日用云爲者。此其眞宰。○定宇云。知是知非之知。是以照爲明。誠然。夫照從何生。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因明生照。由照探明。原是一貫。非判然兩截也。今謂以照爲明。相去千里。提掇似太重矣。（與龍溪）○余惟反之本心不容已者雖欲堅忍無爲。若有所使而不能。反之本心不自安者雖欲任放敢爲。若有所制而不敢。是則虞淺之綱領。惟求其不失本心而已矣。（與李卓吾）○昔大洲云。只要眼明不貴踐履。余則曰。眼孔易開。骨根難換。公所取人者眼孔。余所取人者全在骨根。○學悟主腦。則才識氣魄皆道之用。主腦未徹。則才識氣魄俱道之障也。昔富鄭公中年居洛時爲耄矣。夫所激發所得益深。曾有書云。某不遇某不過一村漢耳。念菴嘗對人言。某四十年前蓋濫俗人。鄭公初年立朝風節震耀一時。而自謂一村漢。則其所以求不村不俗者。必有所在矣。（與胡杞泉）○此學只是自己大發願心。眞眞切切肯求。便日進而不自知矣。蓋只此肯求。便就是道了。求得自己漸漸有些滋味。自家放歇不下。便是得了。（與周少魯）○今之學者談說在一處。行事在一處。天下國家民物在一處。世道寥寥更無倚靠。凡道之不可與愚夫愚婦知能。不可以對造化通民物者皆邪說亂道也。蓋費中隱。常中妙。

粗淺中之精微。本是孔孟萬古不易正脉。但非實是撐天柱地。揀身忿家逼真發學孔子之願者。未易信此。與喬一戶部○三代以降。學術分裂。高者虛無。卑者繁縟。夫子出而單提爲仁之宗。仁者人也。欲人反求而得其所以爲人者。戰國功利之習。權謀術數。孟子出而又提一義使知羞惡。而有所不爲。六朝以下。清虛任放。決裂名教。宋儒出而提掇主敬之旨。主敬禮也。其後日趨於格式形迹。眞機埋沒。陽明出而提掇良知之旨。良知智也。由仁而義而禮而智。各舉其重。實則一貫也。今爲致知之學者。文以意識見解承當。崇虛躭無。息以救之。宜莫如信。引其影響歸之實地。示諸生古聖賢之悟。只悟得自己不足是故若無若虛。子臣弟友。悟得不能盡。今世學者所悟。只增得一番虛知見。添得一種浮氣耳。大人通天下爲一身。吾人只苦不識自家這個眞身。

慚慚而生。即令百歲枉死耳。聖人苦心破口說個格物。格物即求仁之別名也。仁者人也。識仁便是識得此身面目。答唐元卿○近溪一日立白下大中橋。覩往過來續者。傴僂佹因指示同志曰。試觀此千百萬人者。同此步趨。同此來往。細細觀之。人人一步一趨。無少差失。個個分分明明。未見跌撞。性體如此廣大。又如此精微。可默識矣。一友曰。否否。此情識也。如此論性。相隔遠矣。有述以問余。余曰。亾者東走。追者亦東走。走者同。而所以走則異也。茲來往橋上者。或訪友親師。或貿遷交易。或傍花隨柳。或至遥蕩邪僻者。謾謂一切皆是。此則默識之未眞也。此原不論來往之人。只是見吾性體無往不是。若一分別。便是情識。如鳶飛魚躍。亦可分別否。與同志○胡清虛浙之義烏人。初爲陳大參門子。以惡瘡逐出。倚一道人。率之遊臣廬終南。遂有所得。浙中士紳。翕然宗之。陶念齋王龍溪俱納贄受

教晚與近溪及其二子遊廣東曹溪至肇慶近溪長子病死次子痛其兄裹香掌上灼爛而死清虛亦死○鄧豁渠言常住眞心與後天不相聯屬此極邪之說近日談禪者百般病症皆由此蓋心事判內外岐孟子所云離明道所云兩截者是也（與子健以上皆書）○心體廣大神妙豈可把捉幽囚於腔子方寸地其曰求即求以學也學覺也又曰學以聚之惟學則聚矣此心之放以昏昧而放也一覺焉則觸目而是何在非心此心之失以放逸而失也一覺焉則隨在皆心何有於放○人心未交於感也湛然虛耳何俟於洗而亦何容於洗也自知識起而吉凶悔吝之感生是故憂患攻取憧憧往來而虛者汨矣聖人示之以卜筮之法使人之於感也知識不用歸於其天而憂悔攻取相忘於無朕之中其爲洗心也不已妙歟○吾人合下反身默識心是何心惟此視聽言動所以然處便是此心發竅處此心發竅處便是天地之心之發竅處也○知體透露出頭不爲聲色臭味埋沒方能率令得耳目口鼻使視聽言動各循其則此即出世而後能經世也○子游疑子夏只在儀節上教人不令識本體此初悟時語也子夏以本末原是一貫即草木之根與枝原非兩截故使從洒掃應對上收攝精神漸使自悟此悟後語也○反身內觀一無所有唯此些子炯然在此始信人之所爲人者唯此明脁體耳此體透徹此身乃爲我有不然身且不得而有保此軀殼何用○聖人一生汲汲皇皇惟求無忝所生不求出離生死○楊太宰博謂余曰吾嘗接遇僚屬視其色若有隔礙然者反而自省曰是必吾中有閡而施之者倨也吾慮下之而色思溫焉徐觀彼色亦因以易而神情融洽矣由是以觀外

者內之符。而人者已之鑑。○孟子所以不動心者。原所由之路逕。與世人殊也。使孟子所學在事功一路。欲建王霸之業。則須據卿相之位。乃能操得致之權也。顧心一繫於卿相之位。則得失毀譽。交戰於前。雖欲强勉不動。不亦難乎。孟子生平惟學孔子一路。則不藉名位。不倚功能。仕固可。止亦可。久固可。速亦可。譬之行者。日緩步於康莊。東西南北。惟其所適。即有颶風巨浪傾檣摧楫。心何由動哉。○學有三關。近世在聞識上研窮以爲知。在格式上修檢以爲行。此不知即心即道也。反觀近裏者又多躭虛執見。此不知即事即心也。事故皆心也。顧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心剖判於此。事亦剖判於此。人亦剖判於此矣。學孔子之學。猶業巫醫之術者也。不必別爲制心之功。未有不仁者矣。舍孔子之術以爲學。雖均之爲仁。有不容不墮於矢匠之術者矣。故其究也愼。術。○至善。即本來無物處也。知此。乃能親民。人之不親。皆由中有物耳。故先知止。○朝紳日趨闕下。不勝疲苦。問節勞之術於方士。方士曰。弟時時默識已身如天大。則自不勞矣。○魏中丞與余入朝。余謂之曰。常時入朝獨行則覺勞。與友同行。則勞頓減。與同志同行則勞益減。何以故。中丞曰。人已原是相通。○人而名之曰人。以仁也。人而去仁。則耳目口鼻儼然人也。而實非人矣。惡乎成名。謂其無以成人之名也。○溫故知新之故。即孟子所云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之故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故曰故。溫者反之本心而尋繹溫養之謂也。夫一反之固有之性而求之。即心有餘師。○獨夫夜行空谷中。未免惴惴心動。五尺童子隨其後。則貼然。盾一星於寒灰。則滅。群火在盆中。可以竟夜。

觀此則以友輔仁可識矣。○人爲習氣所移多好放逸時一自警策便是禮人爲情慾所牿多致抑鬱時一自舒暢便是樂。○自性之根蒂而言原無聲臭者曰命自命之流行而言原自不已者曰性口味目色耳聲是人之生機使口不知味目不辨色耳不聞聲便是死人安得不謂之性然則窮到根蒂上此等俱從無生故立命處色聲臭味不能染著合命處方是眞性也仁義禮智天道更何聲臭可言故謂之曰命然既落著父子君臣身上來便已降在衷了故忠孝之心自不容已非無形迹可見合性處方是命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動處即是天根歸原處即是月窟纔參和納交要譽惡聲意思便是人根鬼窟矣吾人應用云爲動作食息孰非此根此窟用事俗人情情日用不知而賢智者又添一番意識見解起爐作竈千條萬緒頓令此根不得生生此窟不得潔淨擬議幽暗喫苦一生更無些子受用所以賢智之過與愚不肖等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生生之理原是如此即欲淨上尋空寂自是不容已如何上得去即欲退下恣情慾自是不自安如何下得來。○吾人於一日十二時中精神志意皆有安頓處方有進步處。○吾人眞眞切切爲己雖僕厮隸胥皆有可取處皆有長益我處若放下自己只求別人賢人君子皆不免指摘。○不作好不作惡平平蕩蕩觸目皆是此吾人原來本體與百姓日用同然者也。○只此無聲無臭是爲眞常凡涉色象名號者卒歸消滅只此不爲不欲是爲本心凡務潤大放散者終墮坑塹。○天地間大之治亂興衰生死成敗小之稱訊贊毀升沉得喪皆相對待然有對之中故有無對者以主宰其上吾人若渾在有對中未

免爲造化輪轉。○人只是換這一副心腸，人情事變，原與俗人一樣。（以下皆劉調父述言）○今人到是不爲學的，處事到安妥，反是一種爲學的人，纔遇些小事，便處得過當，此何以故？只是著了些意思，不曉得堯舜與人同耳。○問有不善未嘗不知，這不善處，顏子與吾人還同否？曰：不同。如鄉黨自好之人，發言舉事一不當也會知得，又如做官的人，在上官處稍失禮，亦會知得，顏子要學舜，有不如舜處，即算做不善。○問夫子賢於堯舜，曰：試觀吾輩今日朋友還是享用孔子的，還是享用堯舜的？○精一執中，實是淺近道理，堯舜一心在安天下，如何粗得一些，如何夾雜得一些？此便是堯舜精一，農夫一念在播種，便是有農夫之精一，商賈一念在求利，便是有商賈之精一，但其精神安頓處不同。○治天下在用人，然自己眼不明，不會知人，如何能用人？○

一友問子儘修行，然畢竟不聞道，曰：修行矣，更聞甚道？孔子所求乎子臣弟友咸曰未能，今子能之，又更何學？其友有省。○良知隨事皆然，須用在欲明明德於天下上，則知乃光大。（此誤認知識爲良知也，知即明德，若言明德須用在明明德上，無乃牀上之牀乎？）

吉水諸公之學大率不欲享用現成良知，別尋主宰，此亦懲冒認猖狂自恣者之過耳，良知若非現成，又豈有造作良知者乎？子嘗謂良知如靈魂然，顧投胎何如，如骨根不正，至於猖狂自恣，非良知之罪也，亦如靈魂投胎時所遇則然耳。○泰和王篤菴問虛字難說手，曰：吾二十年前會作致虛工夫，一起坐一語默，無不放虛字在胸中，自覺工夫不疎，眼前見人，皆散漫不用工，頗有輕世自賢之心，一日忽省曰：此却是致實，何曾致虛？因悟顏子之問寡問不能舜之好問好察乃眞虛也。（以下皆蘭舟雜

述○問明體難得到手。曰。某爲御史出巡。值天暑。一指揮扶轎。見其不耐勞。許之乘馬。其後指揮隨他御史。竟中暍而死。即此一事觀之。明體一存。可以爲人。立命。區區守明覺於一腔。亦復何益。問三自反之學。臨境實難。曰。但看舜爲法於天下。可傳後世數語。是何等志願。所以肯自反。今人身子願是鄉人。所以要與鄉人相校。○陸五臺問三聖人同處。孟子言之詳矣。至孔子所以異處。畢竟何在。曰。孔子只是見得已與聖人同處。亦與凡人同。故以此學即以此教。要使人人皆如此耳。

處士耿楚侗先生定理

耿定理字子庸。號楚侗。天臺之仲弟也。少時讀書不成。父督過之。時時獨行空谷中。憂憤不知所出。問之。則曰。吾奈何不明白。若有眼瞎子。不知其所謂不明白者何也。自是或靜坐一室。終歲不出。或求友訪道。累月忘歸。其始事方湛一。最後於鄧豁渠得一切平實之旨。能收視返聽。於何心隱得黑漆無入無門之旨。充然自足。有問之者。曰。聞子欲作神仙耶。曰。吾作天仙。不作地仙。人仙。曰。天仙云何。曰。直從太極入。不落陰陽五行。天臺聞而呵之曰。學不向事親從兄實地理會乎。曰。學有原本。堯舜相傳。祇是一中。子思爲之註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今人孰從未發前覷一目哉。曰。中庸亦只言庸言庸行。達道九經而已。曰。獨不觀其結語。爲無聲無臭耶。先生論學不煩言說。當機指點

使人豁然卓吾好談說先生不發一言臨別謂之曰如何是自以為是不可入堯舜之道卓吾默然天臺携之見劉初泉先生云且勿言我二人是兄弟時初泉臥病天臺言吾與一醫者同來先生榻前數語初泉驚起已知為天臺之弟謂天臺曰慧能和尚乃是春米漢哉大開眼人恐不可以弟畜之李士龍來訪先生未與一語及學士龍恚曰吾冒險千里來此踰月不聞一言見教何外我甚先生笑而不答瀕行送之河濵問曰孔子云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此作何解士龍舉朱註云云先生曰畢竟是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士龍因有省京師大會舉中義相質在會各呈所見先生默不語忽從座中崛起拱立曰請諸君觀中因嘆曰舍當下言中沾沾於書本上覓中終主罔矣在會因有省者先生機鋒迅利如此

耿楚倥論學語

盧山駁天臺所性不存語謂當官盡職即為盡性不則為二心為妄念矣即孔子為委吏亦妄念乎○卓吾寓周柳塘湖上一日而夢周公却不為二心為妄念乎○卓吾寓周柳塘湖上一日論學柳塘謂天臺重名教卓吾識眞機楚倥詣柳塘曰拆籬放犬○楚倥早歲曾遇異人質之曰孔子問禮於老聃老聃不言禮而直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何也曰若愚若虛此禮之眞體也○問伊尹先覺所覺何事曰伊尹之覺非聞見知解之覺也即其若撻之恥納溝之痛此其覺也○胡盧山會天臺楚倥於漢江之濵相與訂學宗旨天臺曰以常知為學盧山曰吾學以無念為宗楚倥曰吾學以不容已為宗不容已者從無聲無臭發根從庸言庸行証果禹稷之猶饑猶溺伊尹

之若撻若溝，視親骸而泚顙，遇嘑蹴而不屑，見入井而怵惕，原不知何來，委不知何止，天命之性如此也，故曰於穆不已，如摹擬孔氏之庭廓，非此不容已者為之血脉，則捧土揭木為偶人而已。○孔氏之無聲無臭，亦是有形有象，孔氏之有形有象，原自無聲無臭。○龍溪言顏子心常止，故不遷，心常一，故不貳，先生曰，否，人試觀當怒時中，更有個止體在，當過時中，更有個一體在，是二本也，即能之其怒其過，非眞機矣，顏子所好唯學，即生平之怒，以學而怒，學外無怒也，生平之過，以學而過，學外無過也，可見一生精神，只是此學，更無滲漏處也。○默識識天地之化育也，夫固於造化之中而不自識者，凡夫也，識之而出入造化者，聖人也，是故不藉名位，不矜功能，即學以誨，即誨以學，立已立人，達已達人，蓋贊天地之化育於無疆矣，夫贊天地之化育者，非獨上之君相賢聖，即下之農工商賈，細之輩瞽侏儒，凡寓形宇內而含靈者，皆有以贊天地之化育而不自識也。○克已者，無我也，無我則渾然天下一體矣，故曰，天下歸仁，羲文周孔四聖人者之於易，亦各言其已也，道雖一致，而時位不同，故作用亦自不同，隨時變易以從道，俟之萬世而不惑不謬者，其孔易乎，孔子之於易也，學焉耳，試取大小象傳玩之，卦卦學也，爻爻學也，學不厭，教不倦，立已立人，達已達人，易之生生也如是，○潛見惕躍飛亢，自聖人一身觀之，隨時變易，時象之矣，合千聖觀之，與世推移，各一象矣，○序卦，周易也，首乾坤，終未濟，即周事可覩矣，雜卦序，孔易也，上經首乾坤，次比師，次臨觀，而終之困，下經首咸恒，而終之夬，何以明孔易也，乾剛坤柔，質弗齊也，剛柔善惡，均歸之中，孔氏之教也，比以類聚，故樂，師任

裁成寧無憂乎或智臨於上或相觀以摩無行不與有求則應教乃知困也感之無心居之有恒終以剛決柔純乎乾矣是師道也亦君道也○天臺因舉扇悟曰原來通體皆是良知曰通天徹地皆是良知○天臺曰人言念菴靜坐會見光景遂有所得曰只理會當下光景耳

文端焦澹園先生竑

焦竑字弱侯號澹園南京旗手衛人萬歷己丑進士第一人京兆欲爲樹棹楔謝以賑饑原籍山東亦欲表於宅改置義田授翰林修撰癸巳開史局南充意在先生先生係四議以進史事中止私成獻徵錄百二十卷甲午簡爲東宮講讀官嘗於講時有烏飛鳴而過皇太子目之先生卽輟講皇太子改容復聽然後開講取故事可爲勸戒者繪圖上之名養正圖解丁酉主順天試先生以陪推黜用素爲新建所不喜原推者復搆之給事中項應祥曹大咸糾其所取險怪先生言分經校閱其所摘非臣所取謫福寧州同知移太僕寺丞後陞南京司業而年已七十矣先生積書數萬卷覽之晷遍金陵人士輻輳之地先生主持壇坫如水赴壑其以理學倡率王弇州所不如也泰昌元年

卒年八十一贈諭德南渡時補謚文端先生師事耿天臺羅近溪而又篤信卓吾之學以爲未必是聖人可肩一狂字坐聖門第二席故以佛學即爲聖學而明道闢佛之語皆一一紬之明道闢佛之言雖有所未盡大槩不出其範圍如言佛氏直欲和這些秉彝都消煞得盡先生曰如此是二乘斷滅之見佛之所訶夫佛氏所云不斷滅者以天地萬物皆我心之所造故眞空即妙有向若爲天地萬物分疏便是我心之障何嘗不欲消煞得盡即如定性書情順萬事而無情一語亦須看得好孔子之哭顏淵堯舜之憂文王之怒所謂情順萬事也若是無情則內外兩截此正佛氏之消煞也明道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佛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則無矣先生曰眞能知性知天更說甚存養一翳在眼空華亂墜夫存心養性正所以盡心之功識仁篇所言存久自明是也若未經存養其所謂知者想像焉而已石火電光而已終非我有存養其無翳之本體無翳乃可謂之存養安得以存養爲翳乎明道言傳燈錄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臨死不能尋一尺布帛異頭先生謂是異國土風是也然此千七百人者生於中國而習異國土風胡謂乎無乃服桀之服也先生又謂明道嘆釋氏三代威儀非不知其美而故爲分異夫明道之嘆嘆儒者不能執禮而釋氏猶存其一二也豈以三代之禮樂歸之哉朱國禎曰弱侯自是眞人獨其偏見不可開耿叔臺在南中謂其子曰世上有三個人說不聽難相處問爲誰曰孫月峰李九我與汝父也

焦澹園論學語

學期於上達譬掘井期於及泉也泉之弗及掘井何爲性命之不知學將安用○爲惡無礙也爲善獨有礙乎爲善懼有著心也爲惡不懼有著心乎以彼所托意出禪宗禪宗無是也內典云無我無作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無作無受者言於有爲之中識無爲之本體云爾未嘗謂惡可爲善可去也又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言分別之中本無動搖云耳未嘗謂善與惡漫然無別也（答耿師）○佛氏所言本來無物者即中庸未發之中之意也未發云者非撥去喜怒哀樂而後爲未發當喜怒無喜怒當哀樂無哀樂之謂也故孔子論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曰天下何思何慮於憧憧往來之中而直指何思何慮之本體也伯淳斥佛其言雖多大抵謂出離生死爲利心夫

生死者所謂生滅心也起信論有眞如生滅二門未達眞如之門則念念遷流終無了歇欲止其所不能已以出離生死爲利心是易之止其所亦利心也然止亦非殄滅消煞之云也良其背非無身也而不獲其身行其庭非無人也而不見其人不捐事以爲空事即空滅情以求性情即性殄滅消煞則二乘之斷見矣（同上）○吾人應事雖屬紛紜乃其樞紐之者却是一物所謂隨事體驗云者於紛紜中識取此一物而已得此入手如馬有銜勒即縱橫千里無不如意此顏子之所謂禮也工夫只是復禮能約於禮則視聽言動頭頭是道奚繁且勞之慮焉原憲不識源頭却以支派求之用力愈勤去之愈遠何者人之在道如魚之在水疑生智隔乃覺其離苟破疑城即登彼岸非無疑之外更有彼岸可登也（答陳景湖）○仕而優即爲學不必離仕求學也學而優即爲仕不必離學求仕也優者無困於心而自得之之謂（答人問）○人之不能治世者只爲此心未得其理故私意糾葆觸逢成窒苟得於心矣雖無意求治天下而本立道生理所必然所謂正其本萬事理也藉令悟於心而不可以治天下則治天下果何以而良知爲無用之物矣○禮也者體也天則也是禮也能視聽言動能孝弟能賢賢能事君能交友可以爲堯舜可以通天地可以育萬物人人具足人人渾成所謂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乃其體自如是非我强與之一也學者不知目之自視又爲視以視之不知耳之自聽又爲聽以聽之不知口之自言身之自動又爲言動以言動之此所謂已也夫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苟率於已則知識耳矣意必固我耳矣何天則之能順乎○人之性體自定自息大學之知止易之艮正論此理

非强制其心之謂也不然既爲神明不測之物則豈人力所能束縛之而苟其爲束而縛之則亦不可言定不可言息矣○問但盡凡情別無聖解乃曰求聖解而凡情不盡奈何曰語非不佳第所指凡情不同耳其人固問曰卽聖解是也安於所傷則物不能傷物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詩言徧爲爾德在日用飲食日用飲食何人不爾而獨指之爲德則悟不悟之謂耳在聖非豐在凡非嗇悟之非增迷亦非損雖然未有不悟而道爲我有者所以貴知味也性未易知不得不精思以求之非隨事體察之謂知性則人倫日用不必致力而自當若本之未立但逐事檢點自以爲當只落世儒義襲窠臼而於道愈遠矣○覺字最難說今人世情畧能放下道理畧能分疏便自謂覺此猶夢中語耳若是眞覺無不了了如睡者醒眼一開萬象分明歷歷皆見何有漸次○某往日看世人無一當意然只是自心未穩妥非干人事淨名經云仁者心有高下故見此土爲不淨耳若眞能致中和者豈有不位之天地不育之萬物哉

答友人問釋氏

王伯安言佛氏言無吾儒豈能加個有但以出離生死爲念則於無上不免加少意所以與吾聖人異曰出離者人法俱空能所雙遣何以言加○古云黃老悲世人貪著以長生之說漸次引之入道余謂佛言出離生死亦猶此也蓋世人因貪生乃修元元修既徹卽知我自長生因怖死乃學佛佛慧既成卽知我本無死此生人之極情入道之徑路也儒者或謂出離生死爲利心豈其絕無生死之念耶抑未隱諸心而漫言此以相欺耶使果毫無悅生惡死之念則釋氏之書政可束之高閣第恐未

悟生死終不能不爲死生所動雖曰不動直强言耳豈其情乎
又當知超生死者在佛學特其餘事非以生死脅持人也○周
茂叔言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如何曰此言是也學者
苟能知艮卦知自性又何須艮卦○程伯淳言
釋氏說道如以管窺天祇是直上去如何曰否道無上下○伯
淳言佛氏直欲和這些秉彝都消煞得盡然以爲道卑竟消煞
不得如何曰安得此言如此是二乘斷滅之見正佛之所訶也
○伯淳言佛有個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如
何曰覺無內外○伯淳言佛唯務生達而無下學然則其達豈
有是也曰離下學無上達佛說種種方便皆爲未悟者設法此
下學也從此得悟卽名上達學而求達卽掘井之求及泉也泉
之弗及掘井奚爲道之弗達學將安用○伯淳言盡其心者知
其性也佛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則無矣曰眞能知
性知天更說甚存養盡心知性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是也
存心養性所謂其次莊敬以持養之是也卽伯淳之言可以相
證然釋氏亦有係任之說是否曰古語不云乎一豁在眼空華
亂墜○伯淳言傳燈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不然何以削髮胡
服而終曰削髮胡服此異國土風文中子所云軒車不可以適
越冠冕不可以之胡者也然安知彼笑軒車冠冕不若我之笑
削髮胡服者耶故老聃至西戎而效彼言禹入裸國忻然而解
裳局曲之人蓋不可道此○伯淳言佛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
物成務如何曰學不能開物成務則神化何爲乎伯淳嘗見寺
僧趨進甚恭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又曰洒掃應對與佛家
默然處合則非不知此理而必爲分異如是皆慕攻異端之名

而失之者也。不知天下一家而顧遏羅曲防自處於偏狹固執之習。蓋世儒率於名而不遑其實。往往然矣。乃以自私自利譏釋氏。何其不自反也。○伯淳言釋氏之學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窺。固已化而爲佛矣。且於跡上攻之。如何。曰。伯淳未究佛乘。故其掊擊之言率揣摩而不得其當。大似聽訟者兩造未具。而臆決其是非。贓證未形。而懸擬其罪案。誰則服之。爲士師者謂宜平反其獄。以爲古今之一快。不當隨俗爾爾也。

尚寶潘雪松先生士藻

潘士藻字去華。號雪松。徽之婺源人。萬歷癸未進士。司理溫州。入爲監察御史。巡視北城。有二奄鬬出宮門。調女婦。執之。群奄奪去。先生移文司禮監。司禮以聞。上怒曰。東廠職何事。而發自外廷耶。命杖二奄。一奄死。奄人由是恨之。因火災陳言。共摘疏中語爲歸過貴妃。謫廣東照磨。晉南京吏部主事。改尚寶司丞。陞少卿。卒。年六十四。先生學於天臺卓吾。初至京師。入講學之會。如遠方人驟聽中華語。錯愕不知所謂。得友祝延之世祿。時時爲述所聞。隨方開釋。稍覺拘迫。輒少寬之。既覺心懈。輒鞭策之。久之。轉展閉塞。憤悶日甚。延之曰。經此一番苦楚。是一生得力。顧却無可得說。一日自西長安街馬上忽省曰。原來只是如是。何須更索。馳質之延之。延之曰。近是。曰。戒愼恐懼。如何用功。

曰識此渠自會戒慎自會恐懼相與撫掌已相戒曰此念最易墮落須時時提醒醞釀日深庶有進步出京別天臺天臺曰至淮謁王敬所入安豐訪王東厓此老頗奇即戲語亦須記過金陵再叩焦弱侯只此便是博學之先生一一如教始覺宇宙之無窮從前眞陷井之蠹也

潘雪松闇然堂日錄

問何當使心在腔子裏不至出入無時耿師天臺曰心體原是活潑一出一入神觸神應生生之機至妙今欲其常入無出是死却生機矣○耿師爲教不事言詮只欲於尋常言動認出眞性流行聚朋談究不爲要耿之論要於當下便識本心自著自察便是下手用力處嘗謂朋友之益但當於其精神觸發與其用意懇至處得之只此便是眞性顯行不在區區同異校勘也○初謁卓吾質所見一切掃之他日友人發四勿之旨卓吾曰只此便是非禮之言當時心殊不服後乃知學者非用倒藏法盡將宿聞宿見平生深閉牢據者痛加割剝不留一些在骨髓裏作梗殆未可與語至學問已見頭腦用過工夫依舊爲我受用卓吾言讀書須以我觀之始得某曰正爲今未有我在○愚

夫愚婦可知可能此皆不由學習任意觸發更無遮蓋矯強最可觀性只爲尋常不著不察自己眞性不顯此等皆蒙蔽了覺百千計較皆從此生○須從大處悟入却細細從日用瑣屑一一不放過三千三百皆仁體也聖人所以下學而上達○默識二字終身味之不盡纔涉擬議非默識纔管形迹非默識纔一放過非默識纔動聲色非默識終日如愚發前倚衡如見如承亦係此默識景象也○爲善須要直截發揮得出只從心之不可忍處脫體做去不必瞻前顧後凡事無所爲而爲到底天自有安排恰好處所以君子修之吉○此學有日新之機此機一息便非天命本體拈弄得熟此中如風火輪相似眼前不愜意處隨就銷鑠眼前可意處不當毫毛直是敬手不得○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記云學然後知困今人尚未知困在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立者四無倚附屹然是非毀譽之中所謂八風吹不動也非一點靈明自作主張鮮不仆矣○仁不可見要觀其用處用之藏即仁也○喜怒哀樂純是天機流行不著已不著人便是達天德曰天德何處著得人爲何處著得已見○須是酬酢紛紜中常常提醒收拾久之自有不存之存○人身常要豎立得起收有放鬆昏怠之氣隨之矣惟能常常挺然豎立不令放倒此凝神馭氣之要訣○立身自有易簡之道切弗冀望只是聽命切勿觀望只是信心程子言敬是惺惺法惺惺是吾人性根無有泯昧時即天命之不已者也人從無始刼以來便受五濁六鑿之累自性常埋沒不顯故須識此惺惺之體以惺惺不昧之功存之○學者不知一念之差已爲曉之徒也故視得志之人負於國家往往竊嘆之豈知

已之汲汲營利，是其植根而得志之時，不過成就結習之耳。○吾身喜怒動而一念和氣充襲於人，人於我了無間隔，覺有忻忻向榮之意，此便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若值怒時，眼前暴氣充塞，父子兄弟情意阻間不通，俱作惡念相向，此便是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不從。

明經方本菴先生學漸

方學漸字達卿，號本菴，桐城人也。少而嗜學，長而彌敬，老而不懈。一言一動，一切歸而證諸心，爲諸生祭酒二十餘年，領歲薦棄去，從事於講學。見世之談心，往往以無善無惡爲宗，有憂焉。進而証之於古，遡自唐虞及於近世，摘其言之有關於心者各拈數語，以見不覩不聞之中有莫見莫顯者以爲萬象之主，非空然無一物者也。然先生之言煞是有病，夫心體本空而其中有主宰乎是者，乃天之降衷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也。澄滓盡化復其空體，其爲主宰者即此空體也。若以爲虛中有實，歧虛實而二之，豈心體之本然哉。故先生以不學不慮理所固然，欲亦有之，但當求之於理，不當求之於不學不慮，不知良知良能之不學不慮此繼善之根也，人欲之牽然而發者，是習熟之心

爲之豈不學不慮乎先生欲辨無善無惡心之體而自墮於有善有惡心之體矣是皆求實於虛之過也先生受學於張甑山耿楚侗在泰州一派別出一機軸矣

心學宗

人心道心非謂心有二也危高大也人心之量本自高大其中道理則極精微心危而微故謂之中何以執之必也惟精乎精於求微乃充滿其惟危之量而道始歸於一一則中矣此允執厥中之旨也談道之士慕高大而忽精微必至於蕩而多岐矣此理在天爲明命在人爲明德顯然其見無所用隱也人自弗之顧耳○文王敬止者非止以事止以心也一心發之爲仁敬孝慈信是一止而衆止五者根於一止則衆止總一止矣○理無上下學乎下所以達乎上中人以上可以語上謂其悟上於下之內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謂其慕上於下之外也○陰陽以理言故謂之道此道生生毫無殺機故曰善得此而成性其善可知此君子之道也理寓於氣氣不能不殊得氣之偏者

所見亦偏仁者以道爲仁智者以道爲智得氣之濁者日用乎道而不知其爲道故性善之理不明於天下而知道者鮮矣知者德性之知非見聞之知也物者吾心所接之物非泛言天下之物也格正也致知者非可以空虛想像而致在正其所接之物使各當於理而得其宜焉則致知有實功矣○上天之載大德敦化實有爲之載者藏於無聲無臭之中非無聲無臭之爲載也君子敬信篤恭實有是德涵於人所不見之中非徒不顯而已也○孟子指理義根於心而後之人曰在物爲理遺物爲義此異說所由起也或問物理者何曰物在外物之理在心提吾心則能物物是理在心而不在物也○心由於理則放心入於理則存求放心者常存仁義而已○心外無性心外無天一時盡心則一事見性天一事盡心則一時見性天無時無處不盡心則無時無處不見性天存之養之常盡心而已矣天壽修身純於盡心而已矣此孔門之心法也○仁義禮智根於心異端以心爲空是無根也○誠者善之本體幾者誠之發用本體既善發用亦善但既發則其善有過有不及就其過不及名之爲惡是善本嫡派惡乃孽支善其本來惡則半途而來非兩物相對而出也○識仁則見本原然非一識之後別無工夫必勿忘勿助誠敬存之則識者永識實有諸身不然此心終奪於物欲雖一時有識祇爲虛見而不能實有諸身矣○灑掃應對是下灑掃應對之心是上○心要在腔子裏腔子天理也○根本是未發之枝葉枝葉是已發之根本但見冲漠無朕不見其中有萬象之根是謂根本無枝葉後來欲芟枝葉以還根本也可乎○張子所謂大其心即孟子盡其心也大

者非馳騖空虛但視天下無非我而已盡者非窮極分量但隨在不有我而已仲尼之道盡於忠恕忠恕則大其心矣盡其心矣與天地萬物相流通而性天現前矣○性具於心謂之道心善學者求道於心不求道於事物善事心者日用事物皆心也○此理涵於物先流於物後超於物外貫於物中自今求之其在物先物外者不可測而在物後物中者有可見因其可見求其不可測因物後以知物先因物中以知物外切實易簡所謂中庸之學也今之學者異於是以物後爲迹而元想於物之先以物中爲粗而馳騖於物之外見以爲高也而日用則疎矣○主一者主於理也不主於理但空其心以事來不亂物去不留爲心之妙境而撥事應物不免失則惡在爲聖人之學乎○慎獨者聖學之要當其燕居獨處之時內觀本體湛然惺然此天理也存理而欲自退是第一著工夫內觀此中稍有染著此人欲也檢察欲念從何起根掃而去之復見本體遏欲以還理是第二著工夫兩者交修乃慎獨之全功也○流行者氣也主宰者理也知理之爲主則知從事於氣者之非學矣○未萌之先誰爲防之方萌之際誰爲克之唯天理爲之主時時提醒則人欲自去中庸大學非有二功所謂格物者不過於應物時戒慎恐懼求當於天理而已矣○虛靈中有理爲事之根奈何以虛靈爲無乎集註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今學者刪之曰明德者虛靈不昧之德也刪去理字則無體刪去事字則無用但云虛靈不昧則混於釋氏靈明之說而非大學之本旨矣○理無常形此心至當處即天理也然有欲中之理有理中之欲循理則苦心亦天然從欲則適

情亦安排非致知者孰能識之○艮知純任天理世有眞實而不盡合於天理者其眞實所發祇成自私自利而非天命人心之本然若夫誠則明明則誠艮知卽眞實眞實卽艮知○聖賢曰心異端亦曰心相似而難辨說者以爲本體同而作用不同天下豈有一根而穀莠兩出者乎蓋心一而見殊學始岐於天下人之觀心猶觀天管窺則天牖登泰山而後見天之大大不可測仰而睨之曰太淸太虛不知淸虛天之象也非天之所以爲天也唯聖人獨觀淸虛之宰而曰誠者天之道曰於穆不已曰大哉乾元夫不已之誠所稱繼善非乎是一元之理百物之所生也四時之所運也天之所以爲天也唯心亦然觀心於一曲管牖之窺也其小者也八荒我闥泰山之眺乎眺而不得八荒之際還而內顧莫可端倪則以爲不覩不聞至矣夫心之不可覩聞也從其觀於外也蓋有莫見莫顯者藏於不覩不聞之中所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是也從外而觀亦淺之乎其觀者烏覩心之所以爲心哉彼異端者雖亦曰明心不明乎善而空之則見以爲心者謬矣王龍溪天泉証道記以無善無惡心之體爲陽明晚年之定傳陽明大賢也其於心體之善見之眞論之確蓋已素矣何乃晚年臨別之頃頓易其素不顯示而密傳倘亦有所附會而失眞歟

桐川語錄

南皐輯宗儒語畧欲學者由茲直證本心夫以諸儒之語証吾心不若以吾心証吾心之爲眞也以吾心之所發乃所爲眞也執隣之所存以吾心之所存出而証之影索吾之神則亦眩況執隣影証之影索隣之神則亦眩執吾之影索吾之神則亦眩況執隣影証

吾神而索之乎君子所以貴自得也孟子以不慮之知不學之能爲良亦指不學不慮之最善者而言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率然而感自然而應皆不假於慮學從理根而發是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乃其發見之眞切者至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亦非慮而知學而能但從欲根而發不得爲良知良能凡言良者重於善非重於不慮不學即慮知學能而善亦謂之良可也○知其所由而能知乃爲聖學若求知於所由之外則墮於虛見而非知行合一之知矣○道形上器形下謂器不能該乎道者非也凡人所學總屬之下莫載莫破皆下也其理不可見聞則上也不徒曰上而曰形上形即器也安得求道於器之外乎○天理人欲原無定名以其有條理謂之理條理之自然謂之天動於情識謂之欲情識感於物謂之人故天理而滯爲即理爲欲人欲而安焉即欲爲理凡欲能蔽其心而理則心之良也○心者人之神居中應外至虛而至實者也楞嚴七徵歸於無著之地彼以空立教巧設辨難卒歸於空以爲明心其實祇見一偏耳夫心無在而無不在唯無在則偏於無著之地亦非心之所在唯無不在則七徵莫非心之所進聖人之學也何獨重良知乎曰君矣稱知縣不稱行縣何也易曰乾以易知良知乾道也行特知之實事耳二氏皆言心也而所見於心者異皆言性也而所見於性者異皆一也而所見爲一者異皆靜也而靜中所見者異人心合有無隱顯而一之儒者見心之全體故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釋氏見心之空不見空之所有故於人道一切掃而空之老氏見心之虛不見虛之所含故推天下國家而外之譬之天儒見天之全空虛

是天四時百物皆是天釋老但知天爲空虛遂以四時百物爲幻妄所見固不同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儒言性善是見性之本原性本善故位育總歸於善釋以空爲性雖謂山河大地皆佛性其意悉歸之空老氏鍊神還虛則又以氣之清虛者爲性見益淺矣儒所謂一者理也釋所謂一者空也老氏守一則守中耳守一滯於氣歸一溺於空總蓄一偏孰若一理貫通萬事變化不測而無所偏乎陽明曰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儒之靜主於理釋之靜則寂滅而枯槁老之靜則專氣致柔反矯天理而去之然則三家之言雖均之心性均之一均之靜而其旨則霄壤矣

郎中何克齋先生祥

何祥號克齋四川內江人官至正郎初事南野於太學大洲謂之曰如南野汝當執贄專拜爲師可也先生如其言南野笑曰子官太學即師也何更以贄爲先生謂太學生徒衆矣非此不足以見親切也南野乃受之厄南野大洲一言一動先生必籍記之以爲學的京師講會有拈識仁定性者先生作爲講義皆以良知之旨通之大洲有詩贈之云君辭佳麗地來補昔巢居子亦同方侶高懸合轍車已指用里訣新註紫陽書灼艾消殘病紈衣返太初忘形非避俗覿體即眞如荷酌種已大杞苗耘正疏烟波用無盡棹笠溪有餘願附元眞子扁舟縱所如先生之學雖出於大洲而不失儒者矩矱耿定力曰大洲法語危言矽人沉痼先生溫辭粹論輔人參苓其使人反求而自得本心

一也

何克齋講學

爲學在求放心如思慮過去未來事都是放心但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善學了○人只是一個心心只是一箇志此心推行得去便是盛德大業故自古上士不患不到聖賢患此心不存不患做不出功業患此心不見道耳○人於良心上用則聰明日增於機心上用則聰明日減○祥問南野師曰良知即是志若起心動念却是妄曰志不是起心動念志是明之果確處○南野師謂祥曰謂一貫如繩引珠然繩自繩珠自珠是兩物不足以明一貫又謂以一貫萬然一與萬亦有對待不足以明一貫夫子蓋言吾道只是一件曾子以忠恕明之說者謂忠是一恕是貫非也忠恕只是一心如冬時思量父母寒便能度親之心去做溫的道理夏熱亦如是忠恕如何分得而已矣是貫

字之義凡日用倫物皆此忠恕再無他道又謂曾子學久然後聞此亦不然史記曾子少孔子四十九歲逮孔子卒時只二十四歲耳則聞一貫方在年少之時蓋此道必體立而後用行未有學於用而得之者學者初學便當知此一貫學方得不差○大洲先生出城過生舍家兄問養生先生笑曰莫怕死人之壽甚長時祥聞之知先生別有所指也問曰此道體不息也工夫如何用先生曰適見公聽得分明只此聽得明底便是工夫祥悟曰道不遠人聽聰者是工夫不用安排自然者是自此不復騎驢覓驢矣○大洲先生曰學者先須識得良知本體○又曰能居敬則舉動自不輕易而所行自簡矣

通解論學書

聖所解明道先生識仁書雖章意頗明然解中未及仁之源頭處蓋求仁須識得源頭則發用流行處自昧不得所謂源頭先儒已明言之矣橫渠張子云虛者仁之源康節邵子云側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眞張子所謂虛邵子所謂虛明覺處乃仁之源頭也欲識此源頭須端坐澄心默察此心虛明本體識得虛明本體即是仁體即是未發之中矣所謂靜亦定者此也由此隨感而應疾痛之事感而惻隱生不義之事感而羞惡生交際感而恭敬生善惡感而是非生千變萬化莫非仁之用也故曰義禮智信皆仁也又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非仁也然用未嘗離了虛明本體如明鑑之應物妍媸畢見空體自如此即動亦定也故程子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但於靜中識得箇源頭動處方得不迷耳白沙先生云學者須於靜中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所謂端倪者非虛明之呈露乎然須識得心之本

體原自虛明非是人爲做出來的靜坐時只歇下雜念本體自見切莫將心作虛明想卽此想念反障虛明矣程子因人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答云旣思卽是已發矣正謂此也然欲歇妄念不可强制但只常常猛著精神不使昏沉妄念自歇何者眞心是主妄念是客主常在客安能久停故妄念起時良知自覺一覺妄息當體虛明象山陸子云知非則本心自復又何用强制乎古云不怕念起惟恐覺遲宋子亦云警覺操存反其昏妄此則用工之要也然妄念旣覺之時不當復計前妄若旣覺而計妄則卽此計念不離於妄是以妄追妄妄念愈不停矣古人譬之無風起波正謂此也夫旣已息妄又不計妄此時之心靜定清明如太虛一般旣無體質亦無邊際此則心之本體卽當安汝止矣不當舍此更求眞也若更起心求眞卽起求之心是又一妄矣無起求心當下虛明本體卽得到此又不得著此虛明之意象也若著此意象亦屬妄想執此爲工夫是認賊做子以病爲藥何日得見本來面目乎透此一關漸識心體卽此隨感而應莫非此體所謂一以貫之也然於妄念未免乘間而起比之靜時尤爲心害何也靜坐之時妄念雖萌猶未臨境故雖起易滅應物之時念與境交易於染著故一起難滅於此尤當加研幾之功故念心初起則必懲慾心初動則必窒見善則必遷有過則必改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求自慊而後已如是則克己工夫無間於動靜妄念始不能爲心害矣濂溪周子有云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至哉言也聖學工夫不越是矣舍是則虛談矣識之識之然此學人多不講縱講之亦不肯奮然向往以求

自得蓋緣未辨世間眞假故逐假迷眞耳此正受病之原也吾將有以明之孟子不云乎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邵子亦云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自餘安足言是知心性也者體無加損爲天地根非至眞乎孟子又云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是知名利也者予奪由人等於浮雲不亦假乎世人倒見認假爲眞決性命以赴之卒老不悔不知天下有至貴至富不加不損無予無奪而異乎彼者顧舍之不求不亦哀耶汝宜高著明眼於此眞假路頭明辨決斷一意惟眞是求不得不止則眞假不惑念頭自清前之所謂妄念者漸消釋矣妄消眞復便識得仁體反身可誠而樂莫大焉矣便能性定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而合天地之常矣至此則天下何以尚之不此之務乃悠悠而與世之無志者毗著眼前虛花化便執以爲究竟之事豈不可憐汝資稟篤實强毅辨此非難從此決志未晚也工夫依此做去當有悟處勉之勉之

給事祝無功先生世祿

祝世祿字延之號無功鄱陽人由進士萬歷乙未考選爲南科給事中當緒山龍溪講學江右先生與其群從祝以直惟敬祝介卿眉壽爲文麓之會及天臺倡道東南海內雲附景從其最知名者則新安潘去華無陰王德孺與先生也去華初入京師雖親講會不知爲學之方先生隨方開釋稍覺拘迫輒少寬之既覺心懈輒鞭策之終不爲之道破使其自得先生謂吾人從有生來習染纏紲毛髮骨髓無不受病縱朋友善攻人過亦難枚舉惟是彼此互相虛下開一條受善之路此眞洗滌腸胃良劑故終身不離講席天臺以不容已爲宗先生從此得力身在心中一語實發先儒所未發至謂主在道義即蹈策士之機權亦爲妙用此非儒者氣象乃釋氏作用見性之說也古今功業

如天空鳥影以機權而幹當功業所謂以道殉人遍地皆糞土矣

祝子小言

學者不論造詣先定品格須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方可商求此一大事不然渾身落世情窠臼中而因人起名因名起義輒號於人曰學何異濯纓泥滓之渦振衣風塵之路冀還純白無有是處○患莫患於不自振洪範六極弱居一焉一念精剛如弛忽張風飛雷動奮迅激昂群疑以亾諸欲以降百行以昌更有何事○世之溺人久矣吾之志所以度吾之身不與風波滅沒者也操舟者柁不使去手故士莫要於持志○元來無窮上天下地往古來今總游我無窮之中目終日視萬色而視不置耳終日聽萬聲而聽不置口終日言萬緒而言不置身終日動萬應而動不置是何物者耶奈何立志不堅覿體不親將此無窮者以瓦礫委之歟故曰宇宙未嘗限隔人自限隔宇宙○

學在知所以用力不見自心力將何用試觀不識一字凡夫臨不測之淵履欲墮之崖此時此心惶惶翌翌不著纖毫入聖微機政復如是矣則逐名義而捉意會爲力彌勞去道彌遠○學人恒言用心用心實難祇用耳目爾日光萬古長圓月受日光三五缺焉心與耳目之用似之○見人不是諸惡之根見己不是萬善之門○儒者論是非不論利害此言非也是非利害自有眞眞是而眞利應眞非而眞害應以此提衡古今如鼓答桴未有爽者○人知縱欲之過不知執理之過執理是是非種子是非是利害種子理本虛圓執之太堅翻成理障不縱欲亦不執理恢恢乎虛已以游世世孰能戕之○謬見流傳心在身中身中直一團心耳原來身在心中天包地外身地也心天也海起浮漚身漚也心海也未有此身先有此心幻身滅後妙明不滅所以孔子許朝聞而夕可莊生標薪盡而火傳○天之運川之流木之華鳥之韻目之聆鼻之息疾痛之呻吟豈因名義爲之自有不能已也吾志吾道乃因人爲起滅不名爲志○問內持一念外修九容可以爲學乎曰唯唯否否念不可持也容可修而不可修也仁守莊涖知實先之弗然者姿持一念貫胡襲燕石之珍徒飾九容俳優作王公之狀爲僞而已矣○德輶如毛非以毛比德也知德不徹有這一絲在便損全力須是悟到無聲無臭處○問所存者神曰情識不生如空如水問所過者化曰雁度長空影落寒水雁無留迹水無留影○人必身與心相得而後身與世亦相得不然身與心爲讐將舉身與世亦相讐得則俱得讐則俱讐讐吾之趣也得樂之符也學不二境乃見學力肅之乎賓友之念忽之乎衆庶之臨得之乎山水之間

失之乎祖席之上。吾甚耻之。○中庸非有二也。識此理而体任之。爲戒愼恐懼之中庸。識此理而玩弄之。爲無忌憚之中庸。○王新建在事業有佐命之功。在學問有革命之功。蓋支離之說浸灌入人心髓久矣。非有開天闢地大神力。大光明。必不能爲吾道轉此法輪。○大人無多伎倆。只不失其赤子之心。若曰擴而充之。便蛇足矣。然則本體外更無工夫乎。曰。大人原無本體。赤子自有功夫。○石中有火。擊之乃見。孺子入井。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特於石火見處點之。欲人因擊之火。悟火在石中。不擊亦有。夫擊之火。火之可見者也。不擊之火。火之不可見者也。見可見之火。不過見火之形。見不可見之火。而後見火之性。○雲白山青。川行石立。花迎鳥笑。谷答樵謳。萬境自閒。人心自閒。○恒言學問。蓋有學必有問。問由學生也。每見友朋相聚。不切身從自家神理不通。功夫做不去處討求。而低眉縐口。又手齊足壇場冷落。於是或拈話柄。或掉書囊。設爲問目。其問不必關於學。其答不必關於問。浪問浪答。徒長一番游談惡習。何益底裏事。○學者漫自隨人言句轉。且只道本體是什麼物。工夫是如何下。原來本體自不容已。不容已處是工夫。若以工夫存本體。是猶二之。○權勢之門。其利害入幕之客不能見。而千里之外見之。仁義之門。其是非掘衣之士不能定。而百世之下定之。○作用須觀其所主。所主在道義。即跻跡策士之機權亦爲妙用。所主在權利。即佞心聖人之名教。祇爲借資矣。○古人言句。還之古人。今人言句。還之今人。自家如何道得出。是名眞信。眞信者無不信。一信忽斷百疑。道不出。方發眞疑。眞疑者無乎不疑。百疑當得一信。○學莫病於認識作知。知與識疑

而致甚遠知從性生識從習起知渾識別知化識習嬰兒視色聲識也非知也眞知之體卽能辨不加不能辨不損也

明儒學案卷三十五終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　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　校刊

尚寶周海門先生汝登

周汝登字繼元別號海門嵊縣人萬歷丁丑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歷兵吏二部郎官至南京尚寶司卿先生有從兄周夢秀聞道於龍溪先生因之遂知向學已見近溪七日無所啓請偶問如何是擇善固執近溪曰擇了這善而固執之者也從此便有悟入近溪嘗以法苑珠林示先生先生覽一二葉欲有所言近溪止之令且看去先生竦然若鞭背故先生供近溪像節曰必祭事之終身南都講會先生拈天泉證道一篇相發明許敬菴言無善無惡不可爲宗作九諦以難之先生作九解以伸其

說以為善且無惡更從何容無病不須疑病惡既無善不必再立頭上難以安頭本體著不得纖毫有著便疑滯而不化大旨如是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原與性無善無惡之意不同性以理言理無不善安得云無善心以氣言氣之動有善有不善而當其藏體於寂之時獨知湛然而已亦安得謂之有善有惡乎且陽明之必為是言者因後世格物窮理之學先有乎善者而立也乃先生建立宗旨竟以性為無善無惡失却陽明之意而曰無善無惡斯為至善多費分疏增此轉轍善一也有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求直截而反支離矣先生九解只解得人為一邊善源於性是有根者也故雖戕賊之久而忽然發露惡生於染是無根者也故雖動勝之時而忽然銷隕若果無善是堯不必存桀亦可亾矣儒釋之判端在於此先生之無善無惡即釋氏之所謂空也後來顧涇陽馮少墟皆以無善無惡一言排摘陽明豈知與陽明絕無干與故學陽明者與議陽明者均失陽明立言之旨可謂之繭絲牛毛乎先生教人貴於直下承當嘗忽然謂門人劉塙曰信得當下否塙曰信得先生曰然則汝是聖人否塙曰也是聖人先生喝之曰聖人便是聖人又多一也字其指點如此甚多皆宗門作用也

證學錄

王調元述泰州唐先生主會每言學問只在求個下落如何是下落去處曰當下自身受用得著便是有下落若止懸空說去便是無下落○人到諸事沉溺時能廻光一照此一照是起死廻生之靈丹○今人乍見孺子入井必然驚呼一聲足便疾行行到必然挽住此豈待為乎此豈知有善而行之者乎故有目擊時事危論昌言者就是只一呼拯民之溺八年於外者就是只一挽此非不足彼非有餘此不安排彼不意必一而已矣今人看得目前小事業大忽却目前著意去做事業做得成時亦只是覇功小道○此心一刻自得便是一刻聖賢一日自得便是一日聖賢常常如是便是終身聖賢與我一般但今人終身講學到

底只做得鄉人何也曰只是信不及耳汝且道今日滿堂問答詠歌一種平心實意與杏壇時有二乎曰無有二也曰如此則何有鄉人之疑曰只爲他時便不能如是曰違則便覺依舊不違曰常常提起方可曰違則提起不違提個什麽○問天根月窟曰汝身渾是太極念頭初萌纔發此問便是月窟問處寂然念慮俱忘便是天根寂而萌萌而寂便是天根月窟之往來萬事萬化皆不外此處處皆眞頭頭是道這便是三十六宮都是春○熊念塘言世界缺陷吾人當隨分自足心方寬泰曰自心缺陷世界缺陷自心滿足世界滿足不干世界事○一物各具一太極者非分而與之之謂如一室千燈一燈自有一燈之光彼此不相假借是爲各具萬物統體一太極者非還而合之之謂如千燈雖異共此一燈之光彼此毫無間異是爲統體○問

理氣如何分別曰理氣雖有二名總之一心心不識不知處便是理纔動念慮起知識便是氣雖至塞乎天地之間皆不越一念曰心何便是理如視是心而視所當視有視之理當循聽是心而聽所當聽有聽之理當循心豈便是理乎曰此正學問緊要不可不明信如所言則是心外有理理外有心矣先人視所不當視聽所不當聽聲色牽引得去皆知識累之也知識亦而視聽聰明即心即理豈更有理爲心所循耶曰理必有氣心之知識可無耶曰即理即氣所謂浩然之氣是也不識知之識知所謂赤子之心是也非槁木死灰之謂曰動處是氣靜處是理否曰靜與動對靜亦是氣曰人睡時有何知識曰無知識何能做夢曰不做夢時如何曰昏沉即是知識無著便是理○問此事究竟如何曰心安穩處是究竟○問學力只是起倒奈何曰

但恐全不相干無有起倒可言今說有個起便自係任有個倒便好扶植莫自諉自輕○問亦偶有所見而終不能放下者何曰汝所見者是知識不是眞體曰何是眞體曰汝且坐飲切莫較量一起較量便落知識但念知識莫問眞體

個事從人妄度量那知家計本尋常祇將渴飲饑餐事說向君前笑一場寄鄒南皐

論心半月剡江頭歸去翱翔興未休來往只應明月伴孤懸千古不曾收送淳之

梧桐葉葉動高風一放豪吟寥廓中萬叠雲山森滿目憑誰道取是秋空秋空

水邊林畔老幽棲衣補遮寒飯療饑一種分明眼前事勞他古聖重提撕老吟

良宵檜酒故人同小艇沿洄島嶼空看月不勞人重指渾身都在月明中泛舟石潭

九解

南都舊有講學之會萬歷二十年前後名公畢集會講尤盛一日拈舉天泉証道一篇相與闡發而座上許敬菴公未之深肯明日公出九條目命曰九諦以示會中先生爲九解復之天泉宗旨益明具述於左云

諦一云易言元者善之長也又言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書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大學首提三綱而歸於止至善夫子告哀公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七篇大旨道性善而已性無善無不善則告子之說孟子深闢

之聖學源流歷歷可考而知也今皆捨置不論而一以無善無惡爲宗則經傳皆非
維世範俗以爲善去惡爲隄防而盡性知天必無善無惡爲究竟無善無惡卽爲善去惡而無跡而爲善去惡悟無善無惡而始眞教本相通不相悖語可相濟難相非此天泉證道之大較也今必以無善無惡爲非然者見爲無善豈慮入於惡乎不知善且無而惡更從何容無病不須疑病見爲無惡豈疑少却善乎不知惡旣無而善不必再立頭上難以安頭故一物難加者本來之體而兩頭不立者妙密之言是爲厥中是爲一貫是爲至誠是爲至善聖學如是而已經傳中言善字固多善惡對待之善至於發心性處善率不與惡對如中心安仁之仁不與忍對主靜立極之靜不與動對大學善上加一至字尤自可見蕩蕩難名爲至治無得而稱爲至德他若至仁至禮等皆因不可名言擬議而以至名之至善之善亦猶是耳夫惟善不可名言擬議未易識認故必明善乃可誠身若使對待之善有何難辨而必先明乃誠耶明道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悟此益可通於經傳之旨矣解一

諦二云宇宙之內中正者爲善偏頗者爲惡如氷炭黑白非可以私意增損其間故天地有貞觀日月有貞明星辰有常度嶽峙川流有常體人有眞心物有正理家有孝子國有忠臣反是者爲悖逆爲妖怪爲不祥故聖人教人以爲善而去惡其治天下也必賞善而罰惡天之道亦福善而禍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自古及今未有能違者也而今曰無

善無惡則人將安所趨咎者歟。

曰中正曰偏頗皆自我立名自我立見不干宇宙事以中正與偏頗對是兩頭語是增損法不可增損者絕名言無對待者也天地貞觀不可以貞觀爲天地之善日月貞明不可以貞明爲日月之善星辰有常度不可以常度爲星辰之善嶽不以峙爲善川不以流爲善人有眞心而莫不飲食者此心飲食豈以爲善乎物有正理而鳶飛魚躍者此理飛躍豈以爲善乎有不孝而後有孝子之名孝子無柰有不忠而後有忠臣之名忠臣無忠若有忠有孝便非忠非孝矣賞善罰惡皆是可使由之邊事慶殃之說猶禪家談宗旨而因果之說實不相礙然以此論性宗則粗悟性宗則邈咎二字是學問大病不可有也解二諦三云人心如太虛元無一物可著而實有所以爲天下之大本者在故聖人名之曰中曰極曰善曰誠以至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皆此物也善也者正中純粹而無疵之名不雜氣質不落知見所謂人心之同然者也故聖賢欲其止之而今曰無善則將以何者爲天下之大本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且不能無主而況於人乎

說心如太虛說無一物可著說不雜氣質不落知見已是斯旨矣而卒不放捨一善字則又不虛矣又著一物矣又雜氣質又落知見矣豈不悖乎太虛之心無一物可著者正是天下之大本而更曰實有所以爲天下之大本者在而命之曰中則是中與太虛之心二也太虛之心與未發之中果可二乎如此言中則曰極曰善曰誠以至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等皆以爲更有一物而不與太虛同體無惑乎無善無惡之旨不相入以此

言天地是爲物不貳失其主矣解三

諦四云人性本善自蔽於氣質陷於物欲而後有不善然而本善者原未嘗泯滅故聖人多方誨迪使反其性之初而已祛蔽爲明歸根爲止心無邪爲正意無僞爲誠知不迷爲致物不障爲格此徹上徹下之語何等明白簡易而今曰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是無善無惡之意知是無善無惡之知物是無善無惡之物則格致誠正工夫俱無可下手處矣豈大學之教專爲中人以下者設而近世學者皆上智之資不待學而能者歟

人性本善者至善也不明至善便成蔽陷反其性之初者不失赤子之心耳赤子之心無惡豈更有善耶可無疑於大人矣心意知物只是一個分別言之者方便語耳下手工夫只是明善明則誠而格致誠正之功更無法上中根人皆如是學者是而言正誠格致頭腦一差則正亦是邪誠亦是僞致亦是迷格亦是障非明之明其蔽難開非止之止其根難拔豈大學之所以教乎解四

諦五云古之聖賢秉持世教提撕人心全靠這些子秉彝之良在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惟有此秉彝之良不可殘滅故雖昏愚而可喻雖強暴而可馴移風易俗反薄還淳其操柄端在於此奈何以爲無善無惡舉所謂秉彝者而抹殺之是說倡和流傳恐有病於世道非細

無作好無作惡之心是秉彝之良是直道而行著善著惡便作好作惡非直矣喻昏愚馴強暴移風易俗須以善養人以善服人喻之馴之必不從如昏人者無善之善也有其善者以善養之

愚強暴何如風俗何至所謂世道計則請更詳論之蓋凡世上學問不立之人病在有惡而閉藏學問用力之人患在有善而執著閉惡者教人爲善去惡使有所持循以免於過惟彼著善之人皆世所謂賢人君子者不知本自無善妄作善見捨彼取此拈一放一謂誠意而意實不能誠謂正心而心實不能正豪山先生云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以其害心者而事心則亦何由誠何由正也夫害於其心則必及於政與事矣故用之成治效止驩虞而以之撥亂害有不可言者後世若黨錮之禍雖善人不免自激其波而新法之行即君子亦難盡辭其責其究至於禍國家殃生民而有不可勝痛者豈是少却善哉范汭之語其子曰我欲教汝爲惡則惡不可爲教汝爲善則我未嘗爲惡蓋至於臨刑追考覺無下落而天下方且耻不與黨效尤未休真學問不明而惡善字之不徹其蔽乃一至此故程子曰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爲不知道嗟乎使諸人而知道則其所造就所康濟當更何如而秉世教者可徒任其所見而不喚醒之將如斯世斯民何哉是以文成於此指出無善無惡之體使之去縛解粘歸根識止不以善爲善而以無善爲善不以去惡爲究竟而以無惡証本來夫然後可言誠正實功而收治平至效蓋以成就君子使盡爲皐夔稷契之佐轉移世道使得躋黃虞三代之隆上有不動聲色之政而下有何有帝力之風者舍茲道其無由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者無善無惡之效也嗟乎文成茲旨豈特不爲世道之病而已乎解五

諦六云登高者不辭步履之難涉川者必假舟楫之利志道者

必竭修爲之力。以孔子之聖自謂下學而上達。好古敏求。忘食忘寢。有終其身而不能已者焉。其所謂克己復禮閑邪存誠。洗心藏密。以至於懲忿窒慾。改過遷善之訓。昭昭洋洋。不一而足也。而今皆以爲未足取法。直欲頓悟無善之宗。立躋聖神之地。豈退之所謂務勝於夫子者邪。在高明醇謹之士。著此一見。猶恐其涉於疎畧而不情。而況天資魯鈍。根器淺薄者。隨聲附和。則吾不知其可也。

文成何嘗不教人修爲。即無惡二字亦足竭力一生。可嫌少乎。既無惡而又無善。修爲無迹。斯眞修爲也。夫以子文之忠。文子之淸。以至原憲克伐怨欲之不行。豈非所謂竭力修爲者。而孔子皆不與其仁。則其所以敏求忘食。與夫復禮而存誠洗心而藏密者。亦自可思。故知修爲自有眞也。陽明使人學孔子之眞學。疎畧不情之疑過矣。解六。

諦七云。書曰。有其善喪厥善。言善不可矜而有也。先儒亦曰。有意爲善。雖善亦粗。言善不可有意而爲也。以善自足則不宏。而天下之善種種固在。有意爲善則不純。而吉人爲善常惟日不足。古人立言。各有攸當。豈得以此病彼。而概目之曰無善。然則善果無可爲。爲善亦可已乎。賢者之疑過矣。

有善喪善與有意爲善。雖善亦私之言。正可証無善之旨。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謂實有種種善在天下。不可也。吉人爲善而已矣。解七。

諦八云。王文成先生致良知宗旨。元與聖門不異。其集中有云。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卽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又

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學聖人者期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又曰善念存時即是天理立志者常立此善念而已此其立論至爲明析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蓋指其未發廓然寂然者而言之而不深惟大學止至善之本旨亦不覺其矛盾於乎日之言至謂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則指點下手工夫亦自平正切實而今以心意知物俱無善惡可言者竊恐其非文成之正傳也

致良知之旨與聖門不異則無善惡之旨豈與致良知異耶不慮者爲良有善則慮而不良矣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既指未發廓然寂然處言之已發後豈有二耶未發而廓然寂然已發亦只是廓然寂然知未發已發不二則知心意知物難以分析而四無之說一一皆文成之祕密非文成之祕密吾之祕密也何疑之有於此不疑方能會通其立論宗旨而工夫不謬不然以人作天認欲爲理背文成之矛盾不可也解八

諦九云龍溪王子所著天泉橋會語以四無四有之說判爲兩種法門當時緒山錢子已自不服易不云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神明默成蓋不在言語授受之際而已顏子之終日如愚會子之眞積力久此其氣象可以想見而奈何以元言妙語便謂可接上根之人其中根以下之人又別有一等說話故使之扞格而不通也且云汝中所見是傳心祕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今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祕嗟乎信斯言也文成發孔子之所未發而龍溪子在

顏子明道之上矣其後四無之說龍溪子談不離口而聰明之士亦人人能言之然而聞道者竟不知爲誰氏竊恐天泉會語畫蛇添足非以尊文成反以病文成吾儕未可以是爲極則○人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二等所以語之亦殊此兩種法門發自孔子非判自王子也均一言語而信則相接疑則扞格自信自疑非有能使之者蓋授受不在言語亦不離言語神明默成正存乎其人知所謂神而明默而成則知顏子之如愚曾子之真積自有入微之處而云想見氣象抑又遠矣聞道與否各宜責歸自已未可疑人兼以之疑教至謂顏子明道所不敢言等語頭未足深怪孟子未必過於顏閔而公孫丑問其所安絕無遜讓直曰姑舍是而學孔子曹交求足比於萬章辈而孟子教以堯舜不言等待而直言誦言行行是堯而已然則有志此事一時自信得及誠不妨立論之高承當之大也若夫四無之說豈是鑿空自創究其淵源實千聖所相傳者太上之無懷易之何思何慮舜之無爲禹之無事文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無意無我無可無不可子思之不見不動無聲無臭孟子之不學不慮周子之無靜無動程子之無惛無心盡皆此旨無有二義天泉所證雖陽明氏且爲祖述而況可以龍溪氏當之也耶雖然聖人立教俱是應病設方病盡方消初無實法言有非眞言無亦不得已若惟言是泥則何言非礙而不肯又重以言或者更增蛇足之疑則不肖之罪也夫解九

文簡陶石簣先生望齡

陶望齡字周望號石簣會稽人也萬歷己丑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轉太子中允右諭德兼侍講妖書之役四明欲以之陷歸德江夏先生自南中主試至境造四明之第責以大義聲色俱厲又謂朱山陰曰魚肉正人負萬世惡名我寧紹將不得比於人數矣苟委之不救陶生願棄手板拜疏與之同死皆俛首無以應故沈郭之得免與語者李九我唐抑所法語者則先生也已告歸踰年起國子祭酒以母病不出未幾卒謚文簡先生之學多得之海門而汎濫於方外以爲明道陽明之於佛氏陽抑而陰扶蓋得其彌近理者而不究夫毫釐之辨也其時湛然澄密雲悟皆先生引而進之張皇其教遂使宗風盛於東浙其流之弊則重富貴而輕名節未必非先生之過也然先生於妖

書之事犯手持正全不似佛氏舉動可見禪學亦是清談無關
邪正蓋其為學始基原從儒術後來雖談元說妙及至行事仍
舊用蓍本等心思如蘇子瞻張無垢皆然其於禪學皆淺也若
是張天覺純以機鋒運用便無所不至矣

石簣論學語

妄意以隨順眞心任諸緣之並作為行持觀萬法之自無為解
脫自覺頗為省便○知事理不二即易欲到背塵合覺常光現
前不為心意識所使即不易伊川康節臨命時俱得力若以見
解論恐當代諸公儘有高過者而日逐貪嗔已不免縱任求生
死得力不亦難乎古人見性空以修道令人見性空以長慾可
嘆已（與焦弱侯）○學求自知而已儒皆津筏邊事到則舍矣不肯雖
愚昧然灼知倫物即性道不敢棄離亦不敢以此誤人願先生
勿慮也（與徐魯源）○堂皇之雜遝簿領之勤勞時時大用顯行但少
有厭心忽心因觸而動恚心即是習氣萌生處
即是學不得力處損之又損覺祛除稍易時即得力時也（與余
○我朝別無一事可與唐宋人爭衡所可跨跱其上者惟此種

學問出於儒紳中爲尤奇偉耳（與何越觀）○吾輩心火熠熠思量分別殆無間歇行而不及知知而不及禁非心體本來如是蓋緣此路行得太熟耳今以生奪熟以眞奪妄非有純一不已之功何異杯水當輿薪之火哉然所謂工夫者非是起心造意力與之爭只是時時念念放下去放不得自然須有蓄到（與伶明）○百姓日用處即聖神地位處即學者入手處何者無思無爲不容有二也（與幼美）○正嘉以還其賢者往往以琴張曾晳之見談顏氏之學而人亦窺見行之不揜以求所謂不貳者而未盡合於是言足以明矣而不信信矣而不免於疑諸君子者宜亦有會焉（鄒文漢序）○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事事而道道也事事則道妨事道道則事妨道不知事者道之事道者事之道道之外必無事事之外必無道不可二也是道也堯謂之中孔謂之仁至陽明先生揭之曰良知皆心而已中也仁也心之徵稱乎詔之以中而不識何謂中詔之以仁而不識何謂仁故先生不得已曰良知良知者心之圖繪也猶不識火而曰炎也不識水而曰濕也體用內外理事道器精粗微顯皆舉之矣（鄒賢尚記）○夫自私用智生民之通蔽也自私者存乎形累用智者紛乎心害此未達於良知之妙也混同萬有昭察天地靈然而獨運之謂知離聞泯覩超絕思慮寂然而萬應之謂良明乎知而形累捐矣明乎良而心害遺矣（陽明洞記）○今之談學者多以忻厭爲戒然予以忻厭猶痛癢也平居無疾小小痛癢便非調適若庶痺之人正慮不知痛癢耳稍知則醫者相慶矣（書扇）

太學劉冲倩先生塤

劉塤字靜主號冲倩會稽人賦性任俠慨然有四方之志所至尋師問友以意氣相激發人爭歸附之時周海門許敬菴楊復所講學於南都先生與焉周楊學術同出近溪敬菴則有異同無善無惡之說許作九諦周作九解先生合兩家而刻之以求歸一而海門契先生特甚曰吾得冲倩而不孤矣受教兩年未稱弟子一日指點投機先生曰尚覺少此一拜海門卽起立曰足下意眞比時輩不同先生下拜海門曰吾期足下者遠不可答拜及先生歸海門授以六字曰萬金一諾珍重先生報以詩曰一笑相逢日何言可復論千金唯一諾珍重自師門先生雖辯香海門而一時以理學名家者鄒南皐李儲山曹眞予焦弱侯趙儕鶴孟連洙丁敬與無不參請識解亦日進海門至盟越

中先生助之接引後進學海門之學者甚衆而以入室推先生然流俗疾之如讐亦以信心自得不加防檢其學有以致之也先生由諸生入太學七試揚屋不售而卒葉水心曰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爲狠疾人矣不能不致奠於先生也

證記

與人露聲色卽聲色可以化導人乎臨事動意氣卽意氣矣意氣可處分天下事乎○何者爲害求利是已何者爲苦尋樂是已何者爲怨結恩是已釋氏之火裏開蓮不過知得是火便名爲蓮矣有身在火上而不猛力避之者乎其不猛力避者猶恐認火作土耳○人只向有光景處認本體不知本體無光景也人只向有做作處認工夫不知工夫無做作也○當下信得及更有何事聖賢說知說行止不過知此行此無剩技矣只因忒庸常忒平易轉令人信不及耳力足舉千鈞之鼎矣有物焉其小無內而轉窘於力之無可用明足察秋毫之末矣有物焉其大無外而轉束於明之無可入○名節吾道之藩籬斯語大須味舍名節豈更有道只著名節不可耳○世極深極險

矣我只淺易世極奇極怪矣我只平常世極濃極艷矣我只淡泊世極崎極曲矣我只率直允若茲不惟不失我而世且無奈我何○問安身立命畢竟在何處曰一眼看去不見世間有非自家有是世間有得自家有失處安立之而已矣○本來平易不著些子做手方可耐久○揣事情中毛髮而不墮機智通人情浹骨髓而不落煦沫此爲何物○聖人之於世也宥之而已矣君子之於俗也耐之而已矣○人當逆境時如犯弱症纔一舉手便風寒乘虛而入保護之功最重大却最輕微○言尤之媒也既已有言矣自僅可寡尤而不能無尤無尤其默乎行悔之根也既已有行矣自僅可寡悔而不能無悔無悔其靜乎○說易諸家舊傳心別有門但看乾動處總只用純坤○四大聚散生死之小者也一念離合生死之大者也忘其大而惜其小此之謂不知生死○平平看來世間何人處不得何地去不得只因我自風波便惹動世間風波莫錯埋怨世間可化之人不向人分上求化也化我而已矣天下無不事不向事情上求處也處我而已矣○無暴其氣便是持志工夫若離氣而言持志未免捉摶虛空○心到明時則境亦是心○與人終日酬酢全要保得自己一段生意不然意思綢繆禮文隆腆而一語之出懷許多顧忌一語之入起許多猜疑皆殺機也